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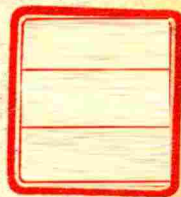
珊 瑚 網

(四)

書 錄

汪 珂 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網 瑚 珊

(四)

錄 書

撰 玉 珂 汪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六

祝京兆行書在山記

號琴者曰在山。進善琴者希之耳。鍾子之謂伯牙氏曰：巍巍然若泰山。時牙志果在高山也。夫本吾神明所趨高而有山。山而后有指。指而后有絃。絃而后有音。音而后有耳。耳而后有吾之音。與絃與指與神明焉。以有山於其閒。將山從志乎。將志從山乎。將山與志皆必從於絃乎。將虛乎實乎。當其時必有宮角徵商羽半宮半徵之調。必有散引操曲之章。必有疏急修促起止之度。左之於徽。右之於絲。固不以類吾之思。其諸有者。則將有之乎。將無之乎。有則此實矣。孰從而出是山。無則不知。何爲必侗乎手鳴而後識也。期牙之談妙。今古吾妄意其可疑者在此。雖然吳札之論列國風。尼父之見文王。皆爾矣。理必有不可破者。吾其未臻。故云爾。意者說蘊諸周易乎。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妙矣乎。吾未能以窺焉。張文端能琴。因問號。號以在山。所謂進牙而希之。且列是諱。俾文端他日進焉。則舉其所得以解我。弘治乙卯重九。鄉貢進士蘇臺祝允明記。

枝山文選跋書後

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醬瓿翻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以文競。茲編始

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舊刻。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尤當增翰藻。不可涯爾。

丁巳祝允明筆。

門人張靈時侍筆硯

文選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予昔游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又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從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慶賞。

楊循吉跋

後題徐禎卿觀唐寅披玩。予家尙有宋板隸篆五經。左國諸子史漢通鑑文集種種。淨拭棊几展玩。覺古香可愛。後茗溪鑄五色朱批各書。錯陳左右。牙籤錦函。燦爛相映。奚百城之足云。玉記

枝山書語怪錄有上下册。籤俱項子京題。

二編成後。久倦筆墨。然予固東西南北之人也。日溢於耳。不期而積。閒窗試錄。條成十卷。或疑事以罕怪。今多而速。若是曷爲。曰。子不校之耳。人生一日耳。目涉閱幾許。若試常者。皆筆此一編。殆數日事耳。今乃以四方之衆。二紀之永。而若此。尙何多速之有。爲此語以見世之有怪。亦理之常。乃不足怪。且爲洪公解嘲。初旣稱怪。聊仍之以三第。正德戊辰。允明敘。吳下阿明

自古才士。無不喜怪者。是編乃祝希哲所輯。昔嘗於張士魯舟中。閒坐閱之。不覺終帙。此日士魯索跋。偶盡一二紙。始憶舊讀。長夏無事。卽六經諸子。豈能與此等書爭勝哉。癸卯立秋日。夢禎識。

卷末有王守谿太傅筆記正德閒異聞二則。爲墨林項氏所珍。後歸吳功甫太學名題科者。功甫去世。又歸之愛荆府君。時得陸象玄作宣和裝極精工。友輩欲出重價購求。愚父子莫許也。萬歷壬子秋。余應試留都。得祝子臯知錄附志怪五卷。乃曾孫化甫所鐫云。尙有續編失去。而余家竟獲之。可稱合璧也。先生前敍以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爲益。然幽詭之物。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值其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爲無益矣。今余既資先生記載之益。復鑒先生楷法之妙。欣幸何如。第未及與全錄。鋟行爲欠事。每不去心耳。

慧國十林弟子汪碩玉識於話夕軒。

祝希哲草書月賦卷

九疇酒次。鋪宋經箋索書。爛熳爲此。試莊氏筆。甚佳。然而舊箋有盡。書學此止矣。九疇謂何。乙酉七月。枝山居士六十六歲書。

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爲太僕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僕之壻也。早歲楷筆精謹。實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於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嘗爲余言。祝壻書筆嚴整。而少姿態。蓋不及見晚年之作耳。昔人評張長史書。驚蛇入草。

飛鳥出林而郎官壁記乃極嚴整世固無有能草書而不能正書者因觀九疇所藏枝山月賦爲拈出之徵明題

祝京兆書法當時無匹而或者評其不出正鋒蓋謂此老目視短不能懸筆運肘耳此卷藏毛氏不克見嘗見其刻本細驗於點畫閒皆正鋒也丙寅冬獲觀手跡竊謂所鑒不謬因識其末周天球題希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稚語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予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鬪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爲知言此卷爲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而其家貿以供何穎考兩日費今年春與張中丞肖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此贗本也真跡在故毛光祿所予笑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而不知此賦之不爲光祿有也耶叔平悟乃諦視之而笑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萬曆癸酉秋日王世貞題

枝山書借美賦并序構李汪氏鑒藏二十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錦谷笑仙黃璋乘叔錦衣令公一江之仲氏其配錦叢坐仙童令人小字靜娥大宗伯枕宏先生之令息

也。聯德媿年。雙璧合一。秉叔生以秋仲五日。令人后一月。其日同。秉叔道於予。爲綴八韻。美而祝之。
潤玉佳倩。圓珠令妻。較才華而允匹。問日月而仍齊。俊傑豪英。拔千人於藝苑。工容言德。暢四美於蘭闈。
金烏曜東。玉兔望西。秋水之芙蓉並蒂。芳塘之翡翠雙栖。玄圃藍橋。玉杵錚錚而夜擣。仙源流水。桃花片
片以春迷。門懸弧帙。光連壁奎。偕老之篇。旣賡迭爲遐祝。窈窕之章。始閱看此新題。

温温淑人。少保之子。宛宛靈脩。金吾之嗣。女也同心。兮式穀爾似。子也合志。兮云何不喜。閨儀幼嫻。美有
德而有容。華風日騰。宗何彼而何此。追漢津之帝孫。逐秦臺之簫史。蘭衿婉孌。以相依。霞袂連翩。而互倚。
綺闈乃移來之圓嶠。鳳舞朝陽。洞房有幻出之瀛洲。魚游春水。

聽爾話言。和哉情抱。雖鳩偶語於河洲。鸞鳳協鳴於蓬島。雖或默或語之際。必也雖離。在一嘖一笑之間。
何嘗草草。芳詞出口。嚙關關春柳之鶯。麗語成章。挾翠翠秋江之藻。助成君子之德。惟善是寶。倡隨夫婦
之宜。永以爲好。適遞啓其初辰。肆交陳於善禱。撫松篁而胥慶。百福攸宜。捧壺觴以互酬。君子偕老。

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試權度其功能。信宮商之應答。朝爲百賦。鏗韶奏之九成。暮就七襄。粲組文之五雜。

朱墨交橫。篇章合沓。金聲振相如之館。瑤響滿易安之閣。吟從幼課。妙傳蚊虻之瓊詞。

宮保自幼日課一詩。擬題甚繁。

其詠春燕等篇。尤膾炙人口。

秀自少成。俊出鳳凰之珠蠟。藹五雲兮刺繡。陸離綰秋蛇兮札牘。紛選裁霞作性。三芝

生九竅之香。鏤月爲情。七寶藉雙織之合。

工則爾矣。容也何如。訝靈鷲之比翼。羨文鴛而乘居。滿秋水兮霏煙。寒輝密透。粲朝霞之映日。絢綵徐舒。三生結合。二妙相胥。百豔爭奇。奪冰蠶五色之錦。一清相照。涵摩尼九曲之珠。春風濯柳。夕露籠蕖。擷芳蘭之仙佩。珥瑤碧之華琚。傾國傾城。信瓊肌之宜象服。如圭如璧。當玉帶以挂金魚。

徵彼足縷。藉此斤斧。寧惟才貌之兼具。實乃衿情之合矩。春城紫陌。閒吟御柳之青煙。莫日朱簾。共醉桃花之紅雨。靜几譜雙閒。窗格五。孟德曜三時俎案。爭道齊眉。張京兆一點黛痕。競傳棣嫵。時歌彤管之舊章。戲續霓裳之新譜。賞月峯上。追彩鸞以遇文簫。乞巧樓頭。笑天孫之嫁河鼓。

惟仙家之雙逸。謫人間而妙匹。樂只君子。宜其家室。英英稚齒。都未踰花歷之三。脈脈芳情。尙不忘標梅之七。金春玉應兮。和瑤琴於錦瑟。聲應氣求兮。投鸞膠於鳳漆。載頌淵淵之鶴算。五福斯全。矧有嶷嶷之麟兒。萬事既畢。其頌則和。後簡有述。

誕朝聿臨。春酒載斟。樂而不淫。續彥先相贈之句。求之既得。撫文王舊友之琴。爲此儷詞。相爾一心。請祈社於方來。爰徵效而自今。德與位以齊升。誥同封而章同服。年將情而並久。山其高兮。海其深。毋嫌綺語。式播徽音。維皆美之自天。溫其如玉。試一舉而擲地。聲必成金。

弘治十五年壬戌八月一日。蘇臺祝允明。在秦淮東院寫。

此卷前繪錦叢。坐仙童小影。如慧月天人。坐花陰翠茵。凭石几含毫構思。一侍兒踞而磨墨。紅纖倒點。

綠紗設色穠豔而無款。後見大軸白描黃金吾像。枝山書傳其上。售者云。像亦枝山筆也。予時恩恩在舟。不及細閱。復見枝山書異犬記。卽作墨犬于下。宛然吠走。則靜娥之真。或先生所寫。乃丙辰冬。是卷與諸玩好入盜手。未幾。爲松陵汝姓者緝至。邑尊劉玉受見。偕美賦。殊歎賞。今仍歸烏有矣。蒙天笑者。識於月香居。

祝希哲急就行草懷知詩帖 詩失錄。

臥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爲一詩。少長隱顯。遠近存歿。皆非計。祇以肺腑之真。凡十有八人。共詩一十九首。

枝山居士祝允明書

此卷爲項氏物。後識其值二十金。購於文文水氏。嘉靖甲子年重裝。崇禎初。予獲一觀。錄其詩。竟失去。并逸歲寒十人名姓。先露八人。則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鼐。韓襄毅公雍。沈先生周。東郡使君南海林公世遠。陸冢宰完。朱孝廉性甫。朱文學堯民。

枝山真書古詩帖

晉陽起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祿凶。朝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穢穢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胡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又

朱光徧炎宇。微陰藐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又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又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戎微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追聖軌。

又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頽察方儀靜。隕然萬象存。悟彼立象意。契彼入德門。勤行當不怠。敬守思彌敦。

又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譌。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栊。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又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我擊袖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又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枝山祝允明書

本朝名公楷法。予家彙成一函。首此希哲書古詩。嗣爲徵仲書阿房宮賦。雅宜書唐宮詞。隆池書紀游諸帖。亦偉觀也。徵友程松蘿。竟以漢玉兕鎮。瑪瑙辟邪。青綠小幅易去。惜哉。樂卿漫記。

祝京兆書聞絃詩軸

舟泊衢州城下。莫赤腳苦蚊眼欲瞇。逡巡就枕忽聞絃。已覺再聽還恐誤。披衣起見鐙影紅。柔指鶯喉暗輕度。初聞乃是三絃語。寂歷空江落煙霧。少年慣向醉中聽。老大聞之猶起妒。須臾演入琵琶絃。指撥聲清不似前。疑是小瑤更大玉。移宮換羽各爭妍。斯時夜深絃愈急。潛鱗出浴栖羽寒。珍珠錯落玉盤淨。鐵騎跋東□可懸。老夫聽久毛髮豎。恐有蛟龍來搏船。

右聞絃一首。書於虎丘梅花樓。枝指道人。

予嘗攜此幅於白下。戊午春。懸三山草堂。小集諸工音律者。爲關中姜還樸七絃。婁水張聘夫三絃。蘇臺徐賀世二絃。及陳玉素四絃。東曲大小雪二十五絃。一時聲傳九陌。予因步祝韻紀之。及今追憶。猶自盈耳。

天外寶硯玉漫志

枝山詩草諸跡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右亦相同。江東自古帝王宅。周秦已見氣蔥蔥。長安石城如踞虎。長道鍾阜似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日真人建法宮。天府天開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煙。奉天門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連天接玉京。星散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縹。百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月飛。郊壇神樂穿雲窅。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霜鋒。五侯甲第遙迷霧。七貴前驅響鬪風。鳳皇臺上鳳皇游。玄武湖中水似油。萬戶鶯囀花裏曉。千家砧擣月中秋。會同館外白雉多。包茆楛矢交經過。重譯來賓醉卉服。輕煙淡粉列青蛾。六樓六館鬪姣妍。日日新聲沸管絃。狹市斜街迷錯落。曲房洞戶暗鉤連。吳下書生好遠游。抱書來看帝王州。那知高臥西風邸。蓬眉蕭颯長安秋。

右予所賦長安秋一首。爲希吉書之。

允明

東南大澤名具區。中有洞庭相對峙。七十二峯湖上浮。萬頃汪洋五湖水。仙人隱士住高峯。青天羅列金芙蓉。巖窟巉岉蹲虎豹。洛宮幽闕潛蛟龍。山人茅屋翠微裏。雞犬聲遙白雲起。昔聞綺皓留此山。今日高

風亦相似。湖山橫黛。畫中開。湖水浮藍鏡。中止。還疑海上駕蓬瀛。豈識人間有朝市。朗然吟嘯。入煙霞山。中萬樹開桃花。問津那許漁郎到。伐木不知漁父家。時見青崖麋鹿走。朝出爲羣。暮爲友。我欲共君歌紫芝。借問山中何所有。贈洞庭張山人。

允明

獨愛無人處。幽栖不用名。竹雞曉午寂。松鼠落枝輕。芳草初平路。春深欲上城。蕭然吾亦得。擾擾自勞生。

枝山

右題畫一首

西望峻嶒擁國門。秣陵秋氣動乾坤。清江故有蛟龍窟。白日原疑虎豹蹲。日滿荒城生野色。雲來別渚浸山村。莫愁玉質歸黃土。遮莫輕招月下魂。

允明

春山雨新沐。掩籥結濃綠。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允明

右二首題子昂畫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窅窳林薄中。一區宅無鄰。楊子生清淨。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爲辨去來路。季冬雪重積。十日寄寒沍。啁啾聞不聞。蔥蒨失其故。

梧桐滴夜雨。客香秋可憐。盡是離人淚。聲聲落枕邊。

右五首題畫幅。

枝山

落日采薇歸。蕭蕭兩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靈巖好箇景。鑿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右雜作二首。

枝山

閒雲寂寂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猿聽講後。向人長嘯月明中。

枝山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腳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鶴去。木落潛窺古竈丹。
雲母薄梳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錢。樹根一坐空山老。不許時人問歲年。
寒光交逗眼蒼然。半夜人閒別有天。想得非仙亦非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滿地松陰六月涼。采芹歸去擔頭香。相逢夕照誰家子。倚樹喃喃話正長。
身在雲西夢想閒。松頭鶴影枕屏閒。一聲隱隱唳花雉。信手推窗滿眼山。
朝雲乍起千峯合。暮雨初收萬壑鳴。此地煙霞誰領略。卻輸癡老筆縱橫。
腰刀帕首報君恩。初事將軍出雁門。無限家門兒女念。秋風吹上五陵原。

費卻青錢換戲資。世人多道小兒癡。不知世事誰非戲。爭得長年作小兒。

右九首題畫

枝山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真拙計。卻供雙眼失清寒。

題篋 允明

本朝法書首推希哲。其狂草有不可以素旭擬者。項又新嘗過予。袁霜鱸夜話。索所藏畫冊展玩。見祝書身在雲西一首。連筆如煙雲變幻莫測。越明又新復過予云。思竟夕得之矣。出手錄片紙對之。相與撫掌叫絕。又先君每撫松擊竹。哦枝山句。客香秋可憐。想得非仙亦非鬼。松濤竹籟。答響清冷。不復知有人閒俗務。今思之。恍如隔世。可勝浩歎哉。

日損居士識於玄隱齋

祝枝山詞跡

燈火三更把算籌。風沙萬里覓封侯。蠶兒作繭生難罷。蛾子親燈死卻休。身外苦。夢中忙。渾無些子爲吾謀。世閒富貴真何物。賺得英雄白了頭。調鷓鴣天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與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後。人在天涯。春在天涯。調一翦梅

唐伯虎詩跡

人生七十古來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真是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到斗俱是閒。幾人買斷鬼

門關白日升天無此理。自古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後功名半張紙。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年後還如何。請君聽我歌且舞。窮通壽夭皆由他。

都憑乖黠計便宜。我計便宜只是癡。把日繫繩終不住。待天倚杵是何時。隨緣冷煖開懷蓋。不計輸贏伴手棋。七尺形骸一棺土。任他評我是和非。漫興

措身物外謝時名。著眼閒中看世情。人算不如天算巧。機心爭似道心平。思量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是再生。說與明人應曉得。與愚人說也分明。六如居士

席地松陰樂有餘。瓦盆盛酒炙枯魚。心中洗盡閒名利。一派泉聲應讀書。

一雨江南水接天。春山凝翠樹浮煙。飽看山水歸來晚。隔岸應須買渡船。

平日春醪賤可賒。春來酒價忽然加。山林野店如城市。都爲游人賞杏花。

晉昌唐寅

曲港疏籬野寺邊。藍橋重斂舊因緣。一宵折盡平生福。醉抱仙花月下眠。

此首在子家藏
明人七帖內。

丁丑十一月望夕夜宿廣福寺前作蘇臺唐寅

唐六如書歎世詞八闋。前四首已刻。後四首未刻。書在一卷。因俱錄入。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捱花落花開。紅顏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隙。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枉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別無閒計策。□□。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鳴。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一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自可。口是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笑我。

暮鼓晨鐘聽得咁耳聾。春燕秋鴻盼得咁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你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烏盆。打破酸齋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有酒無花端的爲省酒。有妓不佳也難當做有。選妓要班頭。方纔是對手。不論酸甜酒。須傾一百斗。爛醉醪醕。通宵不肯走。老頭兒非是要出醜。世事多參透。一朝那話兒來。要耍不能句。想人生。有幾箇到九

十九。

往苒春光不覺歸去早。老朽容顏怎能又還小。明月尙可邀。昨宵難再找。綠蠅紅裙一刻不可少。萬事由天。何勞空自吵。甜的苦的一般樣老。甜的多歡樂。赴了些有名席。睡了些風流覺。把一箇張揚老兒乾罷了。

一主一賓。一箇知心俵。一味一壺。一輪明月皎。或把話兒嘲。或將琵琶埽。只唱新詞。舊曲多丟了。只論今番。往事多句倒。今年覺比去年老。緊耍著光陰到。今日說你忙。明日說無鈔。問先生。那一日纔是箇好。

競短爭長。世事何時已。富貴貧窮。由天不由己。七十古來稀。而今豈止你。風雨憂愁。又常多似喜。屈指尋思。前途能有幾。是會的從今日受用起。莫爲千年慮。對景且開懷。有酒須招妓。既爲人。須索要爲到底。

右調對玉環清江引。

吳郡唐寅書

王荆石和歎世詞十二首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娑婆。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過意相推挫。美竹幽花。便是清涼界。淡飯麤茶。且共消閒話。白日苦喧譁。有約來良夜。網得魚蝦。壺傾問酒家。筆走龍蛇。詩成付會家。世閒禍福亂如麻。我也難禁架。休言鵠與鴉。任作牛和馬。只教方寸長瀟灑。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閒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關。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卓帽絲絛。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養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都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妝。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欣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

百甕黃齋。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常脫死期。巧似蛛
蜘蛛。何常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
鐵鎖銅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遠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蓮
冠。南華合眼看。人閒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餽。睡要牀和簟。此外不須多繾綣。
麋鹿山邊。終日防弓箭。鸚鵡檐前。終歲愁貓犬。身在畏途閒。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涕淚流
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閒。簇起和冰炭。任教世事如電閃。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漁歌。一一多嘲我。漫天網羅。方被浮名誤。三載沈
疴。兒被阿爺誤。只今九表向天呼。誓不上長安路。黃昏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閒小結果。
一粒芝蔴。救飢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到了成虛話。絕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
家。鑽龜與打瓦。他家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搭挂。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界。那時碌碌纔干罷。
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仇。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
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空落得多僂僂。青山夢裏游。玄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
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右倣唐六如對玉環帶清江引。

王錫爵

弇州評子畏書。輒熟亦不惡。此紙更稜峭可畏。乃子畏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而太原相業偉如。生平不二色。何歎世詞相倡和至此。兒淵云。唐解元狂者也。王文肅。獯者也。狂獯跡異而心同。宜其相契合乎。然子畏作風態以遠宸濠。未嘗不介然自守耳。至詞調率意縱橫。有如卮言。伯虎其乞兒唱蓮花落。少時亦復玉樓金埒。故復不惡。

研山山長汪砢玉識於盟鷗小檻。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七

王雅宜賦得撫孤松而盤桓并書

憶昨玉山陽。恭陪錦袍宴。明公降顏色。腐儒略疏賤。樓銜雲端峯。花滿川際甸。逶迤市金卮。徙倚傳銀箭。歸來臥蓬蒿。斗柄忽三轉。惟公傑魁人。嶷立端華弁。深山鉅谷閒。龍虎騰雄變。天開棟柱姿。捫腹藏組練。雲峯阻岷蜀。濁河繞徐汴。腰縣朱雀符。手弄白羽扇。赤心日月旁。青草郊原徧。未拜黃霸徵。俄擁疏公餞。焚魚抱天和。解帶酣清燕。廓落得翱翔。與時而舒卷。煙霞散天質。瀟灑江湖面。千載永游遨。松喬何足羨。正德丁丑八月朔旦。爲大參遜庵吳公七十有五誕辰。敢獻短章。揄揚厥美。晚生王寵謹書。

履吉還山詩行草

久欲歸西山。霧喧漫鞅掌。當陽麗江皋。孤雁獨欣賞。巖餘白雲停。水接紅霞上。地軸□墳夷。天池匯泱泱。蛟人鼓安流。玄牝遺清響。秀色溢層巒。虛光涵萬象。周原信沃醴。景物初駘蕩。覽化自靡寵。遵性非外獎。彼美丘園賁。眷言與我想。

恭承休明日九軸今一家。進則縮龜玉。退則蟄龍蛇。吾道苟不虧。安用事咄嗟。山川日閒曠。土風頗清嘉。躡步陵孤峴。流目玩歸霞。鳴嚶藹以豫。楊林萸漸花。風光枝上訊。日采水中華。感物眷彌結。悟空理已遐。

永言徹玄寂。聊以遣紛拏。

環洲信玲瓏。灌莽何蔥蒨。中有方丈室。聊以酬清燕。對嶺屯白雲。旁林繞碧楹。時聞樵采音。日覽湖山變。綠蠹欣獨持。道書慵不卷。玄言謝丹轂。散髮卻瓊弁。頗懷康樂憂。幸乏子牟戀。寄言賞心人。歲晚同深眷。己丑上巳日。雅宜山人王寵書於石湖禪院。

又題詠墨蹟

秋水百川灌。雲帆楚翼飛。大江離地紀。旭日對天扉。表裏黃圖壯。東南紫蓋非。英雄徂落盡。霄漢仰垂衣。右渡江

瓜步臨江出。鍾山不論雲。風蘆吹浙瀝。沙鳥拂氤氳。北控淮徐阻。南瞻斗極分。輕帆移過穩。把酒玩峯文。右瓜步山

玉壘疑連漢。牙旗認插雲。樓船橫海出。斧鉞自天分。紫翠中原氣。山河大地文。羲皇開日月。萬古淨妖氛。右石頭城

昔誦北山文。今栖鍾阜雲。秋林時夜嘯。天樂忽空聞。弟子胡麻薦。頭陀罽席分。那知江海客。不亂衲衣羣。右雞鳴寺

萬木黯成雨。千崖殊欲秋。魚龍成水戲。巖壁亂雲流。蓬累栖窮士。天心共海鷗。侯生居語汝。吾道付滄洲。

右山居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流出小池平。恬淡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右詠泉

王履吉題畫諸跡

過雨山堂蒸翠雲。四檐藤竹鳥聲聞。青天不動峯文坼。錦石相鮮磴道分。流水桃花真隔世。草衣木食自爲羣。籠鵝寫帖關幽興。卻憶風流晉右軍。

僧到清齋禮佛。客來豪飲談天。但得閒消長日。何須苦計千年。生平最耽癩謾。病後休欲支持。或素或葷度日。不巾不櫛隨時。有客別離許久。絨題相訊如何。落得北窗高臥。起來醉茗狂歌。夢裏卻忘家累。病中始信身閒。得句微吟抱膝。有時枯坐閉關。客自豫章遠過。使從燕市初來。爲語禮文寬放。應憐書劄懶裁。我愛僧家不二。僧還讓我羲皇。勘破應無妄想。知足便是良方。掃徑貪看松竹。攀罽喜得魚蝦。恐說牀頭甕倒。不覺林閒日斜。楊柳村邊小艇。荷花池上清樅。已遇田夫野叟。何來公子王孫。

遠岸疏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
石湖春色逐人來。試問東林老萬回。何處梅花承雪吐。誰家柳色弄煙開。
夾岸青山挂玉壺。桃花流水入虛無。何時天上偕微綠。會向君王乞鏡湖。

王寵

王雅宜楷書石湖八絕句

石湖春色大可憐。卻似美人明鏡前。錦甸平鋪鴨綠水。白雲飛動蔚藍天。
星橋北挂瀉春流。映出黃山水面浮。霞石天青飛練鵲。桃花氣煖醉輕鷗。
春山面面翠屏開。盡繞吳王百尺臺。一代霸圖憐燼滅。五湖流水恨東迴。
三月暮春春服成。含風疊雪越羅輕。生憎乳燕撩春色。轉遣飛花蕩酒情。
越來谿上柳千絲。畫鼓游船晚更移。一曲紫雲歌粵女。雙鬢白雪舞吳兒。
數松磊落千尺強。恰似天際羣龍翔。吟風嘯雨中琴瑟。大澤深山藏棟梁。
古木朱藤疏著花。淡雲斜日淨江沙。黃金臺上無推轂。白石山中有歲華。
登山臨水春將歸。獨樹桃花猶未飛。玩世繁華真倏忽。後時顏色轉霏微。

王寵

陳白陽詩草

藩籬不設處。吾道是吾家。地僻寬行跡。林深多落花。興開覺老至。力倦不途賒。最愛茅檐月。依依進復斜。

白陽山人道復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觀泉脈。新燕識舊窠。舊人看新歷。臨觴忽不怡。惆悵遠行客。

戊戌春日道復書

綠蘿百轉露華輕。紫翠重重繞帝城。天上神宮金作屋。雲間仙樂玉爲笙。潤盤九渡三天淨。峯疊羣星一劍橫。此日分萸嗟鶴馭。月明彷彿步虛聲。九日登高和作。

自媿迂疏常取咎。更兼多病嬾經營。一生落落真如寄。舉世滔滔亦可驚。身外事機爭入夢。眼前杯酒卻關情。菲齋此夜勞相問。風雨明朝未許行。客過田舍奉贈。

城上新月白。溪邊新水深。多因心跡倦。不得往來吟。

陳淳道復

陸五湖行書詩牋

人日立春前。春光併作妍。嶺雲鮮映日。湖水淡生煙。乳燕嬌花勝。輕鷗送酒船。韶華生樂事。端不負諸賢。

爲明夫道文書 師道

山迴水轉渚宮開。霸主樓船避暑來。六月湖中天鏡曉。百花深處美人回。鹿泉雉苑猶春色。玉劍金鈿又劫灰。惟有谿邊綠楊柳。千絲還拂掌中杯。消暑作。

蒙山顧渚雨前春。紗帽籠頭掩竹屣。禪榻風飄詩欲就。瓶笙聲轉酒初醒。何人可獻驚雷莢。有客曾爲品

水瓶待汝山園生紫筍。還期千里汲中泠。

春光滿地百花枝。烏帽承塵半醉時。莫教玉鞭催馬急。瓊林還記宴歸時。
坐古谿亭松樹陰。紅塵不染靜中心。高山流水千年調。此趣應知不在琴。
霜葉垂垂落木秋。江城細路逐山幽。扁舟載渡者誰子。谿上有人歌遠游。
千山一白照人頭。蓑笠生涯此釣舟。不識江湖風雪裏。豈能干得廟堂憂。

子傳陸師道書

王酉室詩草

蘭若闕林丘。花朝共此游。風傳鈴閣響。雨益劍池流。俯瞰千人石。高憑百尺樓。當歌還對酒。戀賞未回舟。
靈阜枕通波。方舟薄晚過。雨聲希澗谷。霽色映松蘿。秉燭還更酌。飛觴不住歌。歸家蹋清影。微月在檐阿。

右游虎丘二首。穀祥

橫塘別墅敞危樓。結夏乘風此度游。屏列蒼山開竹徑。帷齊碧樹艤蘭舟。阮公視我仍青眼。王粲違時已
白頭。對酒歡悰何以減。山陽吹笛正悠悠。

游宴

逃暑應能暫閉關。未消多把古賢攀。欲拋杯酌方爲嬾。少事篇章恐礙閒。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
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右閒居秋日 祿之王穀祥書

徐子與送珊瑚王氏昆季詩草

海內於今有大名。自耕黃稔隱荊衡。論詩未必推公幹。作賦還應過長卿。萬里白雲知我癖。十年青眼儘君情。故人西去多傾倒。況復相逢愧此生。

十年懷疏淚長枯。兄弟伶俜滯海隅。此度別離俱慷慨。不知天地有崎嶇。孤忠久抱千秋恨。元惡方嬰兩觀誅。正是聖明新雨露。恩波應已浹玄廬。

鳳洲兄弟赴闕上書賦此送之。

聖主初綱法令齊。萬方歡喜報金雞。豈知禁劾埋丹懇。詎有恩慈漏紫泥。北折天驕清遠徼。南驅日域靜遺黎。功多誰謂翻成譴。泮督牙門死後題。

聞赦後再貽鳳洲兄弟。獻忠向僞作枝山書。

竹懶翁見之曰。此天目先生筆也。遂改入此。玉記。

黃士雅行草詩冊

茲山信靈氣。南望接蒼梧。海近鑪峯暗。天寒鏡水枯。翠微空玉帛。丹壑隱金符。猶仰玄宮在。千秋片石孤。

右題禹陵

共遣區中累。來從物外游。谿山勝不改。吳越跡空留。遠浦蒹葭晚。陰崖薜荔秋。寒花送歸棹。漁唱起江鷗。

右石湖秋泛

春煙嫋嫋雨濛濛。梁苑隋隄一夢中。纖葉空憐半江水。殘絲猶怯五更風。永豐園裏情無限。蘇小門前曲未終。寄語飛花好。栖泊。莫教飄蕩恨西東。長干柳。

淺白深紅鬪合歡。絲絲香雨晝難乾。會須一日三百盞。無那東風十二闌。水上新傳錦字豔。樓頭長怨玉

簫寒。可憐春色隨花盡。歸興還應帶月看。息園賞牡丹。

蓬苑影纓羨年少。星裝千里赴神臬。王程草色催緹騎。仙闕花香待錦袍。侍從雍容恩最渥。文章清秘價

偏高。金闈楊柳還堪折。綠酒紅亭揖佩刀。送姚禹門還朝北上。

嶺南才子邁華風。早歲聲名動域中。無用官嫌廣文冷。□知詩有拾遺工。雙魚南北元非隔。老驥雄心亦

自同。今夜思君淮海月。清光解到五湖東。答歐崙山郡博。

豈因貧賤事干謁。閉戶著書無斗糧。猶恥王孫一飯惠。未忘俠烈五陵狂。黃金散盡留顏色。白髮悲來歌

慨慷。相對清風都市酒。青天不語泣干將。贈金孝廉子坤。

空目時標千里駒。與君同哭阮生途。足離楚國方爲玉。泣下鮫人始省珠。七首風霜羞烈士。馬蹏花月憶

名都。青天南北應難見。頭白臨歧酒一壺。右送廬山人次榭還濬縣。

雛黃綠窗下。芥羽含輕粉。暖風階草長。呼羣入花影。

右題叔平畫

黃山南麓石湖東。山色湖光蕩碧空。十里橫塘芳草路。菱歌清唱月明中。

姬水

彭孔嘉書冬游石湖記卷

吳中山水之勝大而遠者曰洞庭小而近者曰虎丘大者險小者陋若夫遠而夷近而曠兼大小之勝者曰石湖故洞庭非好異探奇者弗之虎丘則軒冕綺羅之所萃士大夫清修雅尚者多爲石湖之游余竊自慶生長太平又適與父執諸老與二三君子辭榮故里每良辰令序未始不游游未始不之石湖而未始不撰杖履以從也今年夏四月十四三日游焉儀制陸公子傳謂予曰錦繡山川夔龍人物香山洛社何以加諸盛極必衰恐難常也時海上雖用兵尙無門庭之禍越十日賊遽深入掠婁葑二郛五宿乃去六月四日賊再至焚戮金闔壞萬餘室邑里蕭條人跡久絕而去從入湖湖幸其意亟一草一木無犯焉然游事遂少軍城晏開干戈載道雖欲繼往不遑暇也臘月十有六日偶與周君公瑕袁君魯望張君伯起沈君道微有事湖上宿楞伽僧舍旣而納言石川張丈自崑山至秋鄉補庵華公自無錫至明伯存叔兩文學侍焉開戶呼酒數酌就寢翌旦遂偕諸公步自行春橋謁范穆祠覽觀音巖經茶磨山抵治平等觀新發越公井松下少憩肩輿進道歷紫薇村上方嶺涉吳山之西麓南望太湖雲濤煙嶠隱見於空濛杳靄之間夾路梅蕊雪英芬芳飄灑而風不甚勁略無寒色魯望攜具盧侍御園小飲而返補庵乃啓泛舟之宴湖光山色風帆沙鳥遠落天際近拂几席羽觴飛浮麗唱賡和可謂極臨眺之娛窮賞心之適矣華燭屢跋雲月微明諸公乘輿復席地上酒酣樂極感慨係之望郊臺則憤闔閭之僭竊瞰越谿則

偉句踐之刷恥。又竊怪夫吳士之輕揚剽銳。勇冠荆楚。古善用之。則爭盟中國。今不善用。則受侮島夷。何古今人不相及也。華公則曰。茲游擅山水之奇。免風波之懼。領泉石之趣。謝登涉之勞。良朋萃止。詞客滿座。邊烽晝警。此夕稍息。不惟得地之勝。而人之勝。天之勝。兼有焉。烏可無所述哉。於是諸公賦詩。陸公繪事。俾予記之。時方多艱。後會難卜。恐他日之視今。又若今之視昨也。故追念陸公之言。以述茲游之不易得。

嘉靖甲寅臘月既望。隆池山樵彭年識。

卷首爲文壽承大書石湖春曉。陸子傳作圖於前。約略彭記。淡宕可觀。而隆池書尤勝。壬午冬。無以卒歲。併陽明先生篆體古本學庸卷。及內府金字經二函。端溪古硯四臺。售之矣。玉記。

彭隆池詩帖

卜築青谿館。新開弄水軒。宵連明月漾。曉愛落花旋。鶴引攜琴薦。鷗盟拂酒船。達人遵智養。豈復羨臨淵。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右五言二律

彭年

繙經累歲游禾郡。攜錫重來住竹林。貝葉如山留海藏。雨花隨地聽潮音。詩成苑外碧雲合。定入禪心片月沈。慚媿當時社中客。醉多猶自費招尋。

禾僧林竹堂懷過訪酬僧 彭年

遠峯疑著雨。高樹若含風。水墨傳神妙。樗仙繼石翁。
日斜疏樹影。秋淨碧谿寒。隔浦山千疊。詩成馬上看。
落日半山紫。新霜疏樹紅。詩人美秋興。攜杖過橋東。

左題畫三絕 隆池

江南春色滿晴郊。紫燕初飛未定巢。最愛名園新柳外。一枝穠杏倚風梢。
君家庭下有仙樹。還疑天上遠移將。素枝映月裁崑壁。幽韻因風散楚香。
粉合臙脂作曉妝。富於顏色吝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庾信風流賦小園。碧山當戶綠池翻。煮茶滌硯足幽事。永日忘形與客言。

詠玉蘭
詠海棠

彭年

文三橋詩帖

心愛躬耕好。身於畎畝宜。辛勤自食力。飢饉已非時。征役吳民困。風塵戍卒悲。一鐙論世事。不覺淚交頤。
風雨來何迅。山堂白晝昏。斜飛愁入座。縣溜訝翻盆。望望委疇黍。哀哀何處村。皇天應有意。且罄手中樽。
八月燕山颯素秋。華堂高宴亂觥籌。圍棋不賭山陰墅。看月常懷太白樓。萬里飛騰心已盡。一時嘉會興難酬。淹淹不醉歸無計。卜夜應須暫爾留。

文彭 題扇 凝霞閣藏

文彭 書屏 墨花閣供

月上瑤臺興轉高。此時直欲數秋毫。持杯無奈金波灑。晤語何訪玉漏迢。帝里風光開勝賞。天涯鴻雁下青霄。孟公不必先投轄。忍使良宵漫寂寥。

楊通政宅看月二首 文彭

燕山西北擁皇都。曲曲樓臺罨畫圖。瑤草琪花紛玉潤。璇題金榜映珊瑚。煙霞自昔稱靈境。風物如聞入化區。咫尺紅塵不能到。夢游何日訪蓬壺。

劉羽泉約游西山不果作 文彭

鏡湖湖水如鏡平。峯巒罨畫搖空明。浮雲鬢鬢自來往。輕舟迅邁勞逢迎。白鷗飛飛映山遠。青蒲曲曲隨洲生。風流賀八已千載。轉憶悠悠身後名。

鏡湖

仲夏新晴事事宜。定鑪香爇海南奇。雙鉤淳化義之帖。細讀開元杜甫詩。石鼎飄飄閒闕茗。楛枰剝啄試圍棋。新篁脫粉芭蕉綠。不怕星星兩鬢絲。

壽承

幽谷質不變。入室覺無香。所以君子心。兩兩自相忘。錦江春色麗。錦樹豔生輝。婀娜臨風處。偏增蜂蝶飛。瓊花開六出。雪片舞千枝。清夜撩明月。穠香入蕙帷。五月敷新豔。朝暉麗紺妝。空庭有佳色。密葉映斜陽。千蕊復萬蕊。初疑安石榴。分房出韶豔。循玩及清秋。秋葵有佳色。日吐淡鵝黃。楚楚山亭下。孤雲映淺妝。

清露下江皋。秋光淨如洗。中有弄珠人。盈盈滴秋水。
素足明寒水。輕盈雲裏身。凌波何處去。闌住輭香新。

右題畫蘭花海棠。梔子。石榴。紫薇。秋葵。芙蓉。水仙。共八絕句。

三橋居士書

磬確高岡細路環。離離樹影夕陽閒。分明秋日龍江道。馬上遙看隔岸山。
十日春陰不裹巾。喜看庭際綠苔新。山齋聽雨惟高臥。忘卻門前問字人。
玉色吳牋勝陟釐。端州古硯墨花垂。試拈開帖閒臨草。不是羲之卽獻之。

雁門文彭

文文水書澄心窩銘

一閒房。六尺地。雖沒莊嚴。都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日裏可坐。夜裏可睡。鐙一盞。香一炷。石磬幾聲。木魚
幾記。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除。肉不忌。道人心腸。儒者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
不立文字。不談禪。不說偈。但無妄行。亦無妄意。不貪生。不圖利。了清淨緣。作解脫計。無罣礙。無拘繫。閒便
入來。忙便出去。省閒非。省閒氣。在家出家。在世出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卽上乘。此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
畢我這生。任他後裔。

文嘉

文休承詩草

夜半羣動息。五更有夢殘。天雞叫一聲。萬枕不遑安。一日一百刻。能有幾日閒。當其閒睡時。作夢更多端。

窮者夢富貴。達者夢神仙。夢中亦役役。人生良少歡。

文水道人謔語

江南五月暑未足。終日只聞霖雨聲。閉門愁坐自蕭索。前谿水滿菰蒲生。故人落窻忽在眼。登堂一笑空相驚。相驚猶未歇。雲暗關山月。君今棄我後。令我心如缺。欲止不可攀。欲留不可說。始知會合各有時。何必淋漓把酒卮。君今歸去自結湖山游。我今落落復作城市儔。感君佳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愁。乘興叩禪關。蕭然竹樹閒。路應迴九折。屋只住三閒。齋白月懸鏡。花明菊破顏。茶香解留客。深夜不知還。

訪道園上人月白齋 文嘉

御史登埤白羽揮。將軍出戰錦征衣。已驚野菽能留馬。復訝舟楫似伏機。嚶嚶胡笳悲遠塞。蕭蕭鐵騎散重圍。賢王發縱惟常道。不遣窮追逞殺威。

卽看破虜去雲中。清漠真同衛霍風。急遣遼陽安反側。莫令赤子再從戎。驕盈自取誅夷慘。感格應知禱祀功。千古華夷元不混。萬年歷服正無窮。虜退二首。

湖上洞庭秋可憐。玉方壺浸兩青蓮。輕舸獨濟欣無浪。病骨驚寒欲絮絳。閒展白詩愁漫興。偶題黃雀入新篇。近來我亦開涓滴。半醉懷人一惘然。

二月竹堂梅萼明。倚檐千樹雪濤平。春陰漠漠江樓迥。日莫迢迢湖水清。長憶深杯臨古樹。肯拚棋局對殘英。閉門逸興何由遣。坐看階前綠草生。

歸來三徑未全荒。拂拭重開舊草堂。棐几淨揩平似鏡。硯池新浴燦生光。客來親感情多悅。老去詩篇竟未忘。莫道歸遲遲亦好。猶勝終老殢他鄉。

周幻海詩草

茂苑文嘉書

山盡雲邊路。林窺湖上天。身疑出宇宙。目已極風煙。幻跡虛舟外。閒情短策前。桃花春更好。爲憶避秦年。三月淹歸候。孤帆待好風。稽山望不及。落日思何窮。水闊煙光外。天低樹影中。江灘不能賦。詩客旅愁同。扶病看山出。同人載雨過。寒生幽谷早。暝入亂峯多。孤塔搖層靄。長橋拒遠波。將寒湖口勝。拚爲借漁蓑。巖際披雲栖。高寒夢不迷。數峯孤枕上。片月大江西。度壑鐘聲小。垂檐象緯低。裘裳看未足。何處報晨雞。

右舊作四首

天球漫書

城上高臺半切雲。平臨睥睨送斜曛。西山曲抱神京紫。北斗中懸帝座文。晚色千門雙杵動。胡天萬里片鴻分。黃金已改當年築。綵筆何須太史聞。

扶桑一派碧流谿。春水溶溶漫拍隄。兩岸綠蕪飛白鳥。半窗紅日唱黃鸝。硯頭雨歇尋漁具。柳外風吹行杖藜。自愛塵纓歌濯處。憑將詩酒樂幽栖。

醉倚高臺雲幾重。青山歷歷見江東。天風忽向闌干度。一片芙蓉落掌中。

牛首層巒

盧鴻石榻寄嵩山。竹雪松雲共灑然。我欲逃名巖石去。無如此地隔風煙。

山居

小窗秋色滿庭階。寂寞無營自煮茶。賴有短牆芳草去。不教蝴蝶過鄰家。
繡嶺春雲拂翠文。綠軒春酒醉蘭芬。不知門外塵埃滿。惟挾山中鸞鶴羣。

周天球書

秋色

莫雲卿筆塵行書。摺帖有數則。刻舊雨集者。去之。

壬午冬十一月。予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也。案頭信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塵。聊當良友一夕晤言之趣耳。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見片紙。至呼淳化初刻爲祖帖。蓋不知有昇元刻耳。漢唐碑碣。鍾王名跡。乃多有存者。何爲此刻獨無僅有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古刻。蘇王亦無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咄咄逼真。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予謂趙吳興。李北海。面目全似。而神氣尙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廢古法。自成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石者。便勝諸家耳。

窮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暗消魂。

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小詞。窮鴉作寒鴉。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

出復然。若莊生所稱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莫也。淵明詩云：世短意長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盎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盎道逢丞相申屠嘉，密請嘉有所啓，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請閒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閒，而錯遂不免。蓋其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行捨想，此數語等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問觀音手中數珠念甚？曰：念觀世音菩薩。又問：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迅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祕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智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

章。韓柳欲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之遷固閒。有不可辨者乎。宋人未嘗不學漢魏詩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閒。有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子固本六經。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駕唐宋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師古哉。曰。非然。探古人之埋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思。以合一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若優孟之爲叔敖。其將有俟於命世之傑者乎。

山谷墨跡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可賞否。戴花人安否。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幀後書云。寶晉齋前軒書。銘云。五色水。浮崑崙。潭在頂。出墨雲。挂龍怪。燦電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予甚愛之。時時仿其筆意。書以示識者。

淵明詩云。古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貴貧賤得失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旣而遂曰。公疾日浸加。孺人侍

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殞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伎乎。作李博士墓志。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生天作佛。鮮不爲阮笑矣。

近時有善召。凡仙者術甚奇。予偶過海上潘方伯家。方伯以他事召仙。而予適入坐。然予未有意求問也。方伯強予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凡大書曰。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悃。莫生能爲右軍點畫。左氏文萃。捫虱高談。宛王景略之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當物何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史。爲草酒中敕。待罪數年。得謫今世。予問何敕。曰。便是立世宗敕。還能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玉皇上清帝主。敕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昔黃河清澈。曾開聖世之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岳瀆之神。定爲山河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春秋。首存欽卹。速圖警蹕。毋讓涓橋。欽此。書畢。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閒來。今與卿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遂令張大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旣□後。必自懺悔。

人居城市。不論富貴貧賤。未免塵浴喧囂。仰事俯育。自有親朋交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吾願出郭數里。擇谿山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款留信宿。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給。尊俎蠹供。嘯歌檐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矣。肥甘可省。蔬食可樂。濁酒不聖。則神理多□。惡茗不精。則腥羶不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鼎八珍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重令人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夫富貴之士。則營名利。貧賤之士。則營衣食。鼎鼎百年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水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谿山之閒。俯仰無累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巢居之徒。濠濮之侶。能蟬蛻塵埃。造物不復能爲之拘。可謂通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閒人。信夫。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寂之閒。知之者希。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乘興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識霞外之理。予嘗呼童子入深山中。擇清流茂林。人跡不到處。危崖斷磳。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忍飢渴。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俗了不相關。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輒念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

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閱覽小說家。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類。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然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僞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便須如宗少文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其他如商彝周鼎。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今世所見古器。有商金銀。及文王鼎。罍。匜。古製便爲商周之器。更無爲之辨證者。蓋漢人好制作。今之玉器。在漢人制者。極爲精巧。且其人近古。或以三代之物。用其樣式爲之。遂各因其代名之耳。豈必盡爲真商周耶。聞有爲盜發古冢而出者。亦如沅江九臆。鼈矣。此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知也。漢人器如博山鑪之類。以其無青綠。遂謂漢銅器不爲古。豈知三代殉葬之物甚多。而漢人鮮用。故入土者少。若漢物入土。其青綠去。三代當不甚相遠。今玉器血侵尸古。尙是漢代所出。何銅器入土。反無古色耶。此可不辨而明也。

古器得土氣多者多青。得水氣多者多綠。水土雜者。青綠閒發。蓋惟古帝王之陵墓。造作堅固。不爲水所入。或置石几上。几不腐壞。而器常懸虛。其得土氣最清。且無泥汗。故有純青翠者。此上品也。其他民間或

卿士大夫之家。郭中不能無土。且不能無水。沁。故青綠閒發者多。純綠者。則自江海大津中。或水若無土者。故金銀器絕無古者。爲世道流通致用之物故也。可以知古今人嗜利之心同矣。

古今人不相及。豈但德慧知術文章而已哉。卽百工技藝。一代不及一代矣。

歷觀前代諸史。惟善惡賢不肖。自開闢以來。人情想不甚相遠。春秋戰國人心之傾危陰賊。在卿士大夫中最多。蓋有甚於今日者。至謂人漸澆漓。未爲篤論。予嘗謂世道之淳漓。惟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今古。如我高皇帝造草昧時。風氣尙朴。今復漸漓。卽以一人試觀之。其爲兒時以及皓首。其閒變幻數易。人情不同甚矣。況幾百年之相去乎。蓋世道至於澆漓之極。太朴盡散。則天生真人。爲之滌除一番。使氣運再復。旋環無端。所謂百世可知。卽此說也。

蓋一代自有一代之淳漓。古今宇宙。自有一大氣運之淳漓。第觀一代之淳漓。最覺較此明白易見。

廷韓作散語。有蘇黃之致。書法米顛。亦咄咄逼人。此數則。乃得之不經意草草者。而天真朗然。中載天上立世宗敕。尤爲奇話。晴窗一展。爲之快快。

竹嬾李日華識

雲卿與劉生手簡

昨夜坐。偶得佳興。寫小行書一紙。頗有前人法度。目中無知書者。第可與足下相賞耳。今奉去以償久負。行書欲令運筆不暫留滯。痛去俗病。自能合作。學古本聖教序。不如學新本蘭亭。此語大有會心也。褚河

南筆趣。絕羣離類。枯樹賦新絕。奇古便與二王抗行。願足下留意焉。習舉業倦時。不妨游藝此道。此道若大成。縱橫一時。可令青紫奪氣。

莫廷韓詩詞墨跡

小閣帶谿流。山深事幽。應知草玄閣。寂寞向滄洲。
羽客不可尋。煙雲自來去。時時神鶴飛。誰辨丹成處。
明月來何時。花深露華冷。酒醒去空階。佳人弄花影。
曉露散金液。翠旗千葉開。羽經堪自著。客第品泉來。

爲懷荆汪丈書於龍潭舟次

是龍

十年裘馬熟長干。飛夢隨君去不難。桃葉渡頭歌舊葉。木蘭舟上采芳蘭。誰家明月酣春臥。京兆梅花犯雪看。愁絕倚樓嬌眼在。粉噉容易傍人彈。

雲卿

乍出蘭盆倦晚妝。輕綃不掩雪肌香。新纏羅幘句春興。何用雙飛小鳳皇。
遠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幘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詠理紈美人

右東坡詠弓足詞。調菩薩蠻。并書舊雨堂中。

是龍

王伯毅詩卷

萬里還家一草堂。佩刀猶在問王祥。心同玉女寒潭水。鬢著銅官曉岫霜。中聖且教田種秫。長生須待海成桑。春風倚杖柴門下。無數南山近女牆。

千里山川命駕行。鷓冠魚服暫藏名。詞人盡訝青□待。關尹遙瞻紫氣迎。吳苑游絲三月絮。蘇隄芳草六橋鶯。還家載得詩盈篋。莫道扁舟似葉輕。廣長庵作二首。

東山別墅半桑田。夢草詩成憶惠連。隔岸晚煙千嶂綠。當樓明月一洲圓。林中竹葉人人酒。渡口芙蓉日日船。此地不妨雲共臥。戴逵誰送買山錢。范仲昭別業。

虎山橋外水如煙。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日是新年。

爲愛荆先生書 王穉登

龍鬚蔓引青油幕。瑪瑙珠傾碧玉盤。日午漢宮開暑殿。佳人共嚼水晶寒。

右題葡萄 太原王穉登書

白石山樵詩詞諸跡

步步穿危磴。幽蘿引蔓長。竹深山瓦綠。松老羽衣香。珍果從猿摘。清泉共鶴嘗。石鑪趺坐久。松壑忽斜陽。

入山一首似愛荆先生 陳繼儒

綠髮丹臺生。結廬長松側。仙客未通名。對弈不相識。雲來棋局暗。雲去分黑白。獨有雪髯援。旁觀無怖色。

右題仙弈圖

山上多松柏。山下多花果。松老已千年。果熟垂百顆。擘茶染異香。鑽石傳薪火。寫經未終函。已得前生我。

右寫經作

樹底息微躬。才容靜者通。終朝醉花露。無價賣松風。采藥山中相。注經河上公。往來不一里。鄰比竹溪東。

右避暑作

不惜杖頭錢。買花栽滿路。愛花如愛子。一步一回顧。花前攀折人。酷於風雨妒。勸君莫采花。還作花都護。

右種花示客

大隱在城市。仙人好樓居。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竹可題名書。可讀況有新松翠如沐。就中上座是阿誰。君與梅花兩尊宿。

陳繼儒似玉水詞兄正

我有好山長。苦出少年羨。汝獨安禪。閉門刪草不辭倦。對月讀經猶未眠。藥竈夜留桑柘火。茆堂秋淡菘蘆煙。穿林有伴攜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

眉公

仙女吹簫忽下樓。問年十七尙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百和香勻半臂鞦。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母學梳頭。起來笑點花簪戴。多子先教采石榴。

友人五月納
姬之作

春風久唐突。花事亦支吾。猶有蘼蕪路。青來范蠡湖。
春風醮柳枝。宿鳥棲不定。笑蹋斜陽中。折花以相贈。

莫春游橋李二絕。書似愛荆先生。

陳繼儒

閒往閒來獨和歌。柳花燕子水微波。西湖隄上平如坻。春草青青放白驪。

憶西湖作

蕭蕭灑灑枝兩頭。磊磊落落千章松。曉坐竹窗無過客。隔溪明月打山鐘。

迎秋早坐

寂寂山堂報晚鐘。繞身三市見獰龍。戲將帶縛龍腰上。明月尋來是老松。

右解脫偈

燕燕于飛。補葺舊巢。堪堪宿草。庵寬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一曲。翠微中鬚眉皆綠。拄杖敲門。有客來看脩竹。但家釀園蔬。絡繹菊蕊足。松花飯熟。日三竿。闔些清福。

眉道人陳繼儒。書於山陲喜庵。

陳眉公冬餘記。書絹軸上。

予願爲冬餘處士。文述俗述。不復叩門。擁鑪炙日。濁酒陳書。此目前輕安法。三十年不能得也。伯承以歲杪。蹋冰霜訪予。草堂信宿。非特高義。實以五十婚嫁皆畢。二子皆秀才。閉門讀書史。無煩檢課。伯承真冬餘處士也。是晚同玄宰雜論。因言知天命非有別法。但安命不攀緣耳。順亦非有別法。但機稱順逆。如風相似。不分別耳。龍溪子謂八十不踰矩。予以爲卽百歲決不踰矩。平天下止言絜矩耳。

庚戌十二月二十日。陳繼儒記。

湯鄰初仿蔡蘇黃米四大家書鏡夕詩一堂

瑤京五夜溢寒光。散落青輝滿下方。無限素娥親翦就。半天霞錦半霓裳。

鄰初煥

光生碧海海天空。萬井晴搖玉樹風。誰卷石家紅錦帳。一時移入水晶宮。

湯煥

水晶簾箔夜光珠。隱映虹橋落九衢。已見台階符泰運。更看人壽比方壺。

鄰初道人

霓裳隊裏按歌聲。散作人閒鼓吹鳴。坐聽西樓更漏盡。不知東海曙光生。

堯文

吾家有文太史元旦早朝詩四大軸。與此四體鏡韻。春王正月。得輝映一堂也。壬子。芙蓉霄玉記。

張元汴書岫嶠山房記

靈鷲山靈隱寺之西。循曲徑。躡小澗。有泉冷然而清。有石獅蹲而虎踞。有梅數枝。有竹數竿。有屋數楹。悠然其閒者。岫嶠山房也。其中爲樓。曰紫蓋云者。岫嶠山之別峯也。樓之上下。析爲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卻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樓之外。插槿爲籬。疊石爲垣。剝竹爲瓦。引泉從垣閒瀉出。日夜作瀑布聲。綠籬翠竹。交映其前。盛夏潑然如秋。出樓之北。躋石磴而上。數十步。結檜爲亭。曰來鶴。因名爲坪。曰對弈。又上數十步。曰歌嘯樓。爲白砂丹井。爲禮斗閣。爲香雪巢。其外爲桃桃。茶阪。梅隴。橘坡。蓋是山周蹊。遭不盈十畝。而極備幽致入之者。如游於蓬萊方丈。而莫能窮詰也。山人姓李。名元昭。少喜任俠。有提戈取功名之

志稍長。更讀古書。工詩詞。已而棄去。習舉子業。爲諸生。尋以祖爵。襲千戶侯。亡何。又棄去。始一意養生之術。躬負瓢笠。與其徒雲游湖海上。凡名勝之區。足跡殆徧。歷七寒暑。然後歸構山房。爲終焉之計。室中刻木爲小像。旁列棺殮之具。穴山爲冢。題曰岫嶽山人墓。是時山人年六十有五。今七十有九矣。予自甲子歲。聞山人名而訪之。遂定方外交。嗣是往來錢塘。必造宿於山中。徘徊累日。不能去。噫。自予交山人。迨今十餘年矣。世故撓其外。欣戚盪其中。役役營營。竟何成事。而山人負不羈之才。挾文武之器。乃能早謝去。獨與造物者游。等勳業於浮雲。視死生如旦莫。今其年蓋耄。神益強。視聽益聰明。步趨益矯健。雖其中所深詣。非予所敢知。乃以予自視。年爲減。山之半。而神氣不逮。遠甚。願猶馳逐於夢幻之場。而不知返。視山人爲何如。雖然。山中煙景。固自無恙。予行且從山人偕隱矣。作岫嶽山房記。時萬歷丁丑。張元汴撰。

贈汪君源崑號玉水序附錄。

蓋聞山與水同源。山起於崑崙。水亦出於崑崙。固也。而終莫識其所自。予讀夏書。熟記山水之源。并習禹本紀。言水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又讀爾雅云。水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已讀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已又讀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然則水之源。烏可定乎。予乃縱觀漢史。窮河源之篇。謂出于冥。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因再索禹本紀。言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金臺玉闕。鴻烈解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八

國朝名公詩翰前卷凝霞閣鑒藏。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閒。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益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高陽許初元復

青天嶒嶸擁高峯。江光倒映千芙蓉。長松窅窅畫無日。飛泉迸出深林中。綠樹倚石標仙客。吞吐江山與丘壑。沈先生丹青手。寫出意態殊縱橫。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畫苑留芳名。淋漓翠黛展此幅。身在匡廬與天目。

濠南李攀龍

謝卻塵凡水上居。推篷偏愛八窗虛。櫓聲長雜書聲度。波影遙連雲影疏。客至烹茶沽市酒。興來垂釣羨江魚。多均佳趣雖云異。終向林泉樂有餘。

劉謙吉文

池館清虛落照紅。麻衣涼拂蓼花風。鷺鷥亂歷平沙外。老樹含芽曲水東。過雨山光清似洗。涵秋江色碧如空。唱桃花女隔山采。織步行雲入紫峯。

瓊

維揚津藪浸江東。渺渺三州煙霧中。雲黑蛟龍噴凌薄。天青日月度虛空。山藏林屋陰符祕。水接咸池灑氣通。綵鷁朱旗留勝賞。千秋文藻仰名公。

東南襟帶灌羣川。汗漫遙將銀漢連。吞吐雲霞朝浴日。動搖星斗夜涵天。潛蛟亂卷千重雪。孤鶴斜衝萬頃煙。桂樹參差瑤草綠。浮游真欲接飛仙。

右太湖二首 王守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埽空。神女月明珠返浦。仙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帆凌絕頂。看圖翻媿賦難工。

踢破萬山雲。言采千歲藥。歸來春莫時。杏花幾開落。木落遠山出。天空雲似低。朝來賦秋興。結社過橋西。野鳥穿窗過。流雲拂座來。有時復對月。懷抱得無開。

陳鑿書

江頭春色曉重重。萬樹桃花帶雨濃。隨意尋芳出門去。隔溪人語水聲中。獨坐溪亭酒半酣。閒看春色在江南。沙燕舞風斜日裏。晴煙漠漠柳毵毵。

近作二首上禹門 仲山王問

幽人每愛南村樹。背郭誅茆結小堂。靖節歸來存菊徑。少陵老去卜林塘。茶煙冉冉晴當戶。蘿月紛紛夜到牀。何日杖藜尋酒伴。悠然觴詠賦羲皇。

豫章胡儼

長溪東注碧流清。觀水能令道眼明。暖浸桃花渾濯錦。淨涵星斗若圍枰。放歌自得林泉趣。拂釣相忘物外情。泉石徜徉無俗慮。年來惟臥白鷗盟。

我齋沈璐

地屬無塵流水濱。青山白屋一閒人。簾鉤皓魄先迎月。宅近陽和早領春。不到西陵無別業。自知仁厚有比鄰。清秋相約荷衣去。放棹滄洲采白蘋。

震川歸有光

遠跡城市閒。築室傍林谷。西丘俯檐楹。流水通淇澳。煙霞曳巖穴。晨光射晴旭。軒敞見平疇。身閒理耕牧。魚鳥日相親。聲利不同躅。時瞻天際雲。或逐溪上月。車轍往來稀。翕然相和續。花開繞林春。草長緣溪綠。世事竟無聞。所居樂幽獨。

海濱浦南金

溪上風輕雲淡。溪頭柳媚花明。借問誰家茆屋。長聞鶴唳琴聲。雪霽瑤林蟲蟲。沙塞白鳥雙雙。臘盡酒香麴甕。月高梅影陂塘。

觀察張志撰

明光九級盡琉璃。爲答玄功詎惜貲。地異赤烏寂教後。基同白馬碣名時。鷺峯直與諸天接。鳳闕翻從下界窺。登罷欲書多寶事。奈無江總善題碑。

右報恩寺浮圖 皇甫百泉

把酒登樓明月夜。交游不似去年親。疏花欲折偏憂雨。北雁初來又送人。稼穡有秋煙火少。兵車無戰羽書頻。卻憐醉裏丹楓葉。似與吟翁著意新。

謝時臣

日日尋源繞白雲。也憐童子每辛勤。秦郎好事能成約。陸羽無嫌許見分。汲取豈辭風雨阻。往來寧避虎狼羣。幾回小集秋林下。石鼎茶香滌酒醺。

談次佐

畫槩雙扶一葉舸。常時載酒泛滄波。清風明月情無限。水色山光興最多。楊柳岸邊和雪釣。蒹葭影裏扣

舷歌塵塗擾擾勞形役。爲樂如君有幾何。

友雲

舞罷尋芳去。花枝借粉香。淺紅添醉色。雅綠助新妝。撲蝶關春恨。聽鶯去晝長。武陵仙路杳。何處問劉郎。

右賦得花閒美人 周繩祖

湖水滿秋碧。重橋寶帶分。人歸青草渡。帆落洞庭雲。山倒西南影。鯨吞日月文。尊前莫辭醉。選勝重殷勤。

右寶帶橋作書於蓮石齋 商谷居節

江碧雲輕楚甸秋。美人天遠思悠悠。可憐空谷孤芳冷。綠葉清香無那愁。

顧問

六十年來鬢未絲。優游林壑澹無爲。青山滿戶樽盈酒。此是君家得意時。

錢穀

天寒雲凍地欲裂。飄風襲人草木折。深崖墮冰翻白雪。長溪滾滾水如立。溪邊古樹煙火斷。茅檐重閉無

人迹。中有老僧太奇絕。獨舸悠悠自鳴楫。笠頭垂垂散珠粒。衲衣片片沾瑤屑。短蓋那能障回飈。手脚半

皴脣齒齧。罟舟漁子盡入激。笑教老僧太痴劣。冒險無求自得意。舉世寧能論巧拙。子卿甞食非人願。蔡

州半夜真人傑。按圖令予三歎息。灞橋之思今已滅。

嘉靖癸巳夏至後。少華山人復初。書於紫芝閣。

國朝名公詩翰後卷 凝露閣鑒藏。

柴門寂寂掩青蕪。空谷音微聽欲無。一水故人通尺鯉。九霄仙令擁雙鳧。河南宅口登龍句。郢里人歸和

雪孤。早晚課書傳。畫省於今淑問滿新都。

答丁明府 王世貞

玉漏初殘曙欲生。千官端笏候華清。煙消碧瓦參差見。月晃金門上下明。仙仗乍移雙扇合。侍臣徐退萬花迎。孤忠自許酬真主。況復簪纓際太平。

春日早朝之作 豐南禺

嵩嶽盤雲陟處危。羣峯那敢向爭奇。周圭日倒千尋影。漢柏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鴈來時。西行不敢登臨慨。一與緱山子晉期。

中嶽一首。從中嶽之麓西去。爲緱山。故及之。

莫如忠

雞鳴何如。矯矯拂羽。東烏未光。落月承宇。志士反側。聞之起舞。此生何爲。蓬累蹢躅。振吾衣裳。坐以待旦。壬午春二月廿一日。書於白龍潭舫。

莫是龍

秋日幽尋物外期。行行出郭得招提。官閒自覺紅塵遠。地勝何妨白日遲。雲散空花堪結社。涼生別院試圍棋。皇都車馬紛馳逐。只隔城闔已不知。

文彭

朝元山高高入雲。青原玉筍連氛氲。石蓮古洞鬱交翠。蒼苔銀榜龜龍文。從來人傑由地靈。天降羅公應歲星。胸藏萬卷吐奇絕。第一臚傳趨帝庭。帝庭宛轉石渠側。修眉玉頰桃花色。雲光錯落錦袍新。珊瑚出海秋月白。丈夫得意須少年。少年通領金闈籍。忽然與動碧山棲。飄然長往焚銀魚。銀魚焚卻歸蓮洞。一編閒誦長生書。白飯黃精鍊道真。洞門時挂蓮華巾。齋房乞鉢飲玉液。別有玄境無纖塵。肇也窮途流浪

客落魄無聞頭已白。卅年誤落塵網中。時一念公情悒悒。當時遇公茂苑邊。曾惠瑤華燦蓬壁。一別迢迢入夢頻。何時去會盧江濱。盧江水遠蓬壺隔。商山何處尋遺民。相逢古洞受寶訣。桃開洞口三千春。

嘉靖乙未暮春。寄羅念庵石蓮洞歌。開雲文肇社。

刺骨清寒病不禁。空中牢落強登臨。塵栖每下窮途淚。幽晤難忘入社心。竹院靜搖斜日影。松壇徐拂梵天音。朔風吹酒歸舟急。鼙鼓嚴城愒沍陰。

亂後治平寺作 文元發

海擁峯頭路。長松落日前。笙歌隨處有。羅綺照人妍。池水和煙碧。巖花著雨鮮。生公片石在。相與話因緣。

劍丘近作 岐雲魯治

龍藏炎氛隔。蟬聲灌木通。征帆指江上。浪迹且山中。晝永長林日。涼分曠宇風。秦淮醉花處。還憶此游同。

虎阜別友口占 袁尊尼

垂楊夾御河。廣陌冶游多。雞取當場鬪。人將撫翠歌。雲閒馳畫轂。花裏度鳴珂。勝日不爲樂。其如春色何。映日窺金埒。連雲峙玉樓。豪華紛越綺。俠少競吳鉤。鳥嘯全成曲。林香元入甌。欲和麗春賞。不減在瀛洲。

燕游二首 戚元佐

湖中日氣午氛氳。風外歌聲洲上聞。青天不動閣沈樹。白鳥下處溪成雲。浮空草綠春無盡。隔浦橋平野欲分。臨觴此日卽修禊。卻自亭前憶右軍。

煙雨樓登眺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自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間。

萬竹覆北窗。長日睡初覺。門前一片石。新漲已堪濯。

中岳元佐書

寒風吹暮雨。蕭颼入檐除。鏡前花並落。窗外葉同疏。雁溼應難度。蝸旋疑自書。悠悠相憑几。雲抱石堂虛。

賦得虛窗夜雨 項元淇

永日薰風夏序催。西山遙望鬱崔嵬。空中飛絮撩人去。巖畔餘花待賞開。寶樹芳林堪息影。清泉碧澗可浮杯。與君莫負山林約。早晚移文獻請來。

初夏約游西山得杯字同禹門兄作

元淇

蕭疏短髮不勝冠。臥起空齋過午餐。幾種鳥聲新雨霽。一番花信朔風寒。桔槔學圃於陵子。木榻忘年管幼安。懶漫不須酬客難。酒杯聊欲重交歡。

喜所知過南園之作 少岳山人書

緇衣道者水雲家。白衿先生醉帽斜。幽興不窮清晝永。風前筆硯竹邊茶。

墨林項元汴

猗猗谷中香。寫作琴上曲。萬古聖人心。幽花數枝玉。

雪居爲蘭如美人作 漢陽太守

翡翠成雙戲晚汀。楚天煙淡屬春晴。騷人底事多題詠。香蕊芳椒共此情。

心原野夫爲蘭如妹 克弘印

湖上堂開霽色分。湖空風澹水如紋。家家燕乳楊花落。處處蠶眠柘葉紛。修竹欲滋三徑雨。養魚常護一

溪雲不辭好事頻相過。時向槎頭釣夕曛。

南溪別墅漫興 張服采

秀色凌寒益有神。年來養就赤龍鱗。和雲寫入高堂上。相伴人閒住世人。

古松 陳芹

已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棲枝同息鷁。抱葉類鳴蟬。永日壺尊盡。涼風枕簟偏。石闌閒種藥。不是慕長年。

長夏園居 張鳳翼

旅食游南國。王程計北燕。開襟期此日。分手愴何年。郎署秋增色。儒衣夜泊船。逢迎雖不減。同調自相憐。

寄朱比部 張獻翼

天上佳期近。林閒暑氣收。遙憐河北渡。正及火西流。日暮雲連夕。星闌月在樓。七襄纔入詠。還擬賦悲秋。

七夕立秋 張燕翼

雨收江水綠。送別孝廉船。陵到蝦蟇下。磯來燕子前。當鑪女二八。射策士三千。贈子魚腸鏑。成名在少年。

送友金陵應試 王穉登

欲識林中士。言過山外樓。諸天容客到。樽酒爲僧留。心鏡巖巖曉。松濤樹樹秋。從來空寂地。不用姓名投。

三堂杜大中書

堂構千峯裏。雲常載雨回。新篁青欲滴。古木翠成堆。難試謝公屐。且傾陶令杯。常窮奇絕處。端不厭重來。

杜大綬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吳門張元舉

閒支角枕。暗消魂。藥碗熏鑪。畫掩門。忽憶天涯芳草路。教人低首怨王孫。荳蔻香清酒半醒。回頭一盼最關情。誰能繫取西窗月。不遣鄰雞報五更。

項道民

窮髮山巖度。懸絲石蔓捫。無風雲自幻。不雨晝常昏。石似三生解。人於百戰存。飄飄任沙鳥。何處出乾坤。

登雲岫談壬戌事有感 許光祚

霜月居然勝。開軒面曲池。團團青桂樹。歷歷白榆枝。好我如加膝。何人不解頤。坐來寒漏徹。猶道酒行遲。

似愛荆詞丈 李維禎

昏黑尋山寺。惟聽隔水鐘。參差流荇藻。窅窕削芙蓉。十載彌天遠。三春片席從。祇應同笑語。何事隱寒松。

訪友之作 長干社義欽 三槐

蔚然蒼翠中。宛爾真人氣。石上一跣跡。門前雙虎踞。

右祖堂作 雪浪洪恩

余赴中侍齋。師受天人供。試問飽飡時。滋味還殊衆。轉覺道路難。豈料故人惜。假我好樓居。受此春湖色。湖上梅花出短牆。一開半落湖水香。春陽羞澀香花

細。桃花梨花亦不忙。君家有酒藏牀頭。可憐花月未肯游。願君醉我君亦醉。朝慎勿噴暮莫愁。房櫳窈窕

嬌欲留。懊恨歸來織月流。不知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爲君投。 題項子京樓 金華吳孺子

瓢杖淨如拭。白頭何處來。乾坤無汝並。狂狷有人猜。詩句經年鍛。衣冠擬古裁。每聞秋雨後。蕭寺看莓苔。

贈吳玄鐵 陳繼儒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了。未來何用算。

玄宰書於墨禪齋

鷗友鱸鄉兩不猜。蒹葭千里散秋懷。應憐六代風流地。重有青蓮賦鳳臺。

右金陵作

池邊荷葉衣無盡。臺畔松花拾有餘。剛被世人知姓氏。又移茅屋入深居。

爲愛荊先生書 其昌

國朝名公手牘

榮還未及參展。願承惠問。屢且再領佳貺。雅意鄭重。鄙劣潦倒。何克以堪。拜辱之餘。獨有愧悚而已。夏公壽詩。草草應酬。何煩搗謝。沈公八圖。是早年所作。妙甚。不敢容易著語。亦緣近日病冗相併。未暇及此。望展限數日。卻得課呈。並後紙同上。也使還具此奉覆。秋暑方熾。萬萬若時珍愛。

徵明頓首奉覆

允文郡博先生侍史 七月晦日。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後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宇下對淋漓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允明 夢椿仁兄契家

連朝陰雨。小窗寂寂。欲得一二知己談心。烏可得也。偶有泉酒一瓶。欲屈吾丈降舍同享之。毋爲街中泥濘。而卻弟之意也。

鑾頓首 俊宇契兄大人

日來坐穴。不及過敘爲歉。心事未免種種。必得足下商之。方可以定奪。如何如何。向有手錄。曾令玉郎持上。未得答教。豈徘徊於山林泉石之間。而未暇耶。昨宅上阿周來。頗知衷曲。而晚閒沾飲。以爲酒侑。未知足下知之耳。見時當作拍手以笑。不盡。弟王寵頓首。子元兄知己。

卷中尙有沈洪留宿文會軒札。李東陽爲兒延醫書。王守東於穹窿。文彭與元洲開直。張鳳翼答孫漢陽。周天球因汪子建游楚。寄王鳳洲開府。有云。自聞次公外補。頗爲之駭。近聞吾公亦乞歸。甚切。不知何爲。豈有拂於江陵耶。彼時處士。不畏權要。猶如此。又彭年手報錢叔寶。柏板雖小裂。然太長。及有二扁料也。魯治覆吾禾。項少谿寫茉莉賦。居節丐雪。居翁相思子。王穉登索仲玉紙礮。佳者見餉。此僕蟠蟲。指爪之嗜耳。可想見一時風致。第錄之太繁。姑置。其他如徐賁。沈度。姚綬。沈周。唐寅諸名家。赫蹏不下千餘紙。收藏凝霞墨花。二閣有年矣。一旦自歷下旋。大半售去。閒以遺所知。朵雲與彩霞俱散矣。人閒清賞之樂。信不可多得也。

蒙天笑者識於蕭條高寄之四五□

汪岡赫蹏名蹟。人素工書。版。多雅誼者。聊割一贊。

樓頭縱觀羣玉之府。重以牢醴竟日。行時更辱嘉貺。公家父子高情。何時可忘也。大作略披一二。作金石

聲謝教不一。

其昌再頓首

恐父子爲索書三元福地。走使金閭。所回東也。玉記

不肖弟東海之鵝鷓子也。字未窺班。藝非致遠。不揣下里。晉謁龍門。遂蒙款遇。錫以佳玩。頓使顏筆增妍。俚言獻笑。不復藏拙。更沐優容。故渤海之不拒細流。亦泰山之不失拳石。第不肖自顧。徒有汗顏耳。足下才華八斗。文不加點。何患非當立用也。敬羨敬羨。歸想雅度。令人時刻可挹。恨布帶之隔耳。分袂後。弟復往鵝湖鹽官。近得抵舍。承委三扇。俱送在諸名公案頭矣。圖書亦未就手。少容數日。盡附薛仲召兄完工也。重九時。再過構李。與足下共醉萸觴。傾不盡欲言。

源崑大兄大人元

華亭教弟蔣元龍頓首復

余弱冠時。蔣徵君攜古圖史。扁舟來訪。留款數日。大而擘窠書。小而蠅頭楷。幾練裙。莫能盡也。更翦燭聯句。曉別賦贈。意殷殷如昨焉。蓋神卿與雲卿書法原一體。兩人故無差別耳。源崑。余 砢玉記。

前追送不及。爲之悵然。江行知一路平安。爲慰。近閱邸報。知張夢澤先生已升秋曹。所寓書。乞卽達之。爲荷。場前百凡爲道。珍重。

眷弟郁嘉慶頓首啓

玉水世兄大人畿元

左慎

伯承博雅好事。玄鐵稱之爲貧孟嘗。與季叔遇。俱余忘年交。叔遇至今神明不衰。每示所錄題跋也。

伏讀佳製。每一藝終。令人翩翩便欲仙去。不知慧業文人。何修得此。方恨識兄之晚。然猶喜未晚也。有此中近作。得惠發矇。更望更望。日緣積逋。先兄而至者堆壅。坐是尊扇。尚未卒業。且笥中所攜毛穎。盡皆成童。而此地復無處購買。倘案頭有可濟之。則不獨受賜不貲。亦得藉以報命。感當何如。

玉水詞丈太史。

通家小弟薛明益頓首

賤恙戒飲。拘攣可笑。以對知己。不諱直陳。然雖自外芳筵。而珠璣之文在握。儼乎時奉紫芝。而益芬彩。不寧惟是醉飽已也。管城君一員足矣。何太奢至此。又不敢不登。容即籍是以報。先此附謝。總叩悉。不盡。玉水詞盟史席。

小弟明益頓首

俚言借光佳筵。出入懷袖。良厚幸矣。弟不靳竄削。另當再書奉報。承惠中書君太多。令人顏甲。爲作拙楷一册。行草一軸。表敬兼望大教。天晴圖晤申謝。不盡。

樂卿仁兄幾元。

小弟薛明益頓首上

先子嘗稱虞卿楷書。衡山後一人也。壬子秋。得晤薛君於雞鳴山房。時獲其墨妙。欣幸爲何如。

玉記

昨承雅惠種種。感媿何已。願日有游山之興。尙未具一樽。少談雅事耳。弟新刻有雲笈七籤。此道藏類書。計博洽家所必購。馳上一部。更求於交游中。一一游揚。使得盛行。其感又何如耶。其值一金。并聞。

玉水詞丈先生教下。

弟安期頓首

俞羨長不獨擅騷壇。抑亦工臨池。故存此一札。

玉記

昨中坐慢去。未盡傾倒。當俟牡丹紅時。圖再舉耳。文畫卷承借觀。容留數日。作題語奉還也。拙畫何足觀。以本意欲馳往嚴州。故不得奉。他日有塗抹。卽須尊意任檢拾之。何如。季白屏上文。當卽圖之。不盡。

日華頓首

此竹癩翁誦姻時手裁也。志之以毋忘伊始耳。

辱教大篇新爽絕倫。謹已什襲。社題在卷中。不及錄奉。卽以卷附覽。惟兄摘一題賦之。閣畢望擲。不一。

弟貞默頓首復

玉水詞兄高雅。

社所雖已具柬。但中隔兩日。尙有一邀柬。亦不可少。旁晚再一傳。其未熟識者。當仍命小价致之。東內乞書多備一幅。送首社。語弟處有新到惠泉。竟載至舟中。不一。

弟貞默頓首

玉水社兄祠長。

往見秣陵余仲茅司馬。謂弟鴛水社刻。獨無君姓氏何也。弟甚媿之。昨忽蒙許補。輒以秋色八詠。錄上鑒定。付梓爲愛。

玉水仁兄大方家。

社弟士彝頓首

鴛社雖已梓。而一時同盟牋玉頗多。茲僅存譚帝庵者。以始事之人。及姚叔祥者。爲塵遠之續。且兩君兼工書耳。

月曼修月人汪柯玉識

昨領清教竟日。珍圖名墨。目境豁然。受益多矣。茲啓元人短雲山卷。蒙兄相許割愛。景陽兄恐兄裝成卷。或有難色。敢奉梅花詩畫扇一握。以償裝潢之直。惟兄晒留慨許。爲感何如。桂子將舒。容屈領言教。不一。玉水世兄教厚。

卽刻教弟道素頓首頓首

瑤篇見贈。時時捧誦。如對芝宇。百朋之錫。感佩良深矣。宋元諸短牘。弟有數段。以久質友人處。近始取出。剝落不堪。正爾揭開重拓。故未便奉覽。俟月初小園桂花將開。屈駕過我。領竟日清談。兼有一二種麤玩。欲請教也。字卷恐不足當大方。敢云自愛乎。

玉水社兄世契

教下弟高道素頓首上

萬歷壬寅閒。明水君卽與愚父子相契。斗酒論文。聯牀夜話。彼此獲一佳玩。相賞或互易。聊錄一二以志懷。明水嘗臨米老天馬賦。不復可辨。

玉記

名牋草草。以大癡意爲之。想亦當法眼。古人哭子喪明。而不肖尙有閒情事筆墨。是亦大癡矣。一笑一笑。玉兄契兄博雅。

教弟德新頓首

復初於此道。爲項氏白眉。與余交最暱。時追念也。

傾蓋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方欣倚玉。倏悵歌驪。道旁判袂。咫尺各天。令人黯然魂消。歸更見羹見牆。昕夕與玉潤譚對。娓娓高誼不去口。始信交友止趣味。兩言意氣相投。便賅多言。定久要耳。向審布帆無恙。行人安穩。邇以上奉鶴髮。下課麟趾。兄於俯仰閒。寧不愉快甚。又計焚香烹飪。筆精墨妙。詞翰富有日新。眎第碌碌車塵馬足閒。尙了無脫離日。何啻天淵。一時萍聚。漸次星散。無功亦將舍我而南。益復寂寥。且奈何以介歸。爲寄此牘。未旣欲吐。願言鑒在。尊公老叔前。萬望一叱致晤。夷仲名之。并道惓惓。姜神超穴極。壽章容促之。陳贊皇二十左右行。附聞。

樂卿老仁兄莫逆。

長至後二日社弟洪邦基頓首

慶之爲忠宣公後。能文工小楷。此特其一斑也。

玉記

尊筆錄上小詩。并祈正扇墨二事。聊引意。唯嚙存。不宣。

演再頓首

天啓癸亥秋。余在都門。庶常陳贊皇師。傾蓋投分。余臨行招餞。宵半題扇贈詩。意殷殷也。

柯玉記

臨病經旬。思腸遂褻。讀老親翁西山品。覺朝來爽氣。落我牀褥。不惟病中可當七發。後日游覽。挾茲以往。庶可無迷津矣。漫題數語。不足形容萬一。聊以見服膺之意。惟郢削付梓乃可耳。弟真拜上。弟旣乏玄晏之文。復慚無換鵝之筆。草草應命錄上。希檢到。玉翁老親家詞伯。弟真頓首。

頃不損爲吾郡書家龍鳳。惜其作李北海盡頭耳。

長安晤言缺然一別。猶荷記存。翰貺遠賁。敝邸懷茲雅誼。如何門下官。況冷寂。蕭然自遠。便見識邁。計明公當卽爲一通。勒此謝復。不盡馳想。

鳳來再頓首

天啓丙寅冬。余轉運歷下。蒙施羽皇師手報也。師相素嫻翰墨。故存此。

七十二泉主人玉記

令郎嘉禮。一媒遠。一媒多事。所幸我兩家相知之素。言語可以竟達。鄙意一以簡靜爲主。羸陋數事。以一舟達潭府。所遣僕輩。不煩犒宴。卽尊使寵臨。亦不及奉款矣。亦迫於時日。勢不能紆徐也。鼓吹之類。併亦可汰。不失山林泉石之格何如。特此專達。不一。

玉翁老親翁大人 日華頓首上

太僕公婚啓。已刻恬致堂集中。附此以見青松白石之盟。羸鳳驚龍之輩。千載如在也。

珂玉識

節閒風雨。竟以深秋。未獲走晤。爲念。弟南行。只在月中。尙未有定期也。偶於朔日。同孔孫請仙。索得暗梅二絕。錄呈覽。又有贈家君二絕。深談內養。容另日錄呈。亦可異耳。梅花供尊犒。先附璧。深欲作數語。附之簡末。多冗。未及捉管。容續呈正。不一。

玉水老親翁仁兄 弟肇亨頓首

承示珠玉。韻險詞工。旣難追步。而諸君子和什。愈出愈奇。荒陋如弟。但有斂手吟詠而已。恐孤仁兄雅意。

勉強效顰。徒令匠伯嘔噦耳。唐揚樂毅論。蒙割愛見許。謹奉原值。少佐買蘭之費。望鑒存。幸幸。

玉水翁兄大人教下 弟函光頓首

嗜梅者。志感先子手澤。故存此二則。又李珂雪之摹褚。曹瞻明之學鍾。兩君書法。有可觀耳。

玉記

日者。飽玩所藏圖書。恨不作蠹魚。歸時每與雒生談及。便嘖嘖道兄高致也。所委寫右丞詩意。先以二幀奉覽。未識有合於尊意否。想右丞見之。必鼓掌。在當世。或可寓目。兄翁以爲然否。右丞句再乞付三四聯。擇其最精妙者補之。何如。諸名公筆。便希賜覽。并白。

玉水翁兄老親家 眷小弟項聖謨頓首上

日蒙高雅。示以名卷。許我圖之。何其幸也。未及申報。歉歉。趙跋三首。并望示弟一錄。卽奉歸。想不吝也。特此。 玉水老親翁大人千古 眷弟聖謨頓首

項君首寫摩詰句圖。余假以韓滉畫卷臨做。一時雅韻足記。乃孔彰近來。書學與畫學俱進。故志之。向蒙左顧。偶往茗上。有失倒履。所諭尊公大人傳業。經付梓。佳什前從洪善之處。領教一二。亦已借重。今再當更添刻。以爲邑乘光也。肅此覆。

承吳頓首

黃閣齋廉憲。纂修嘉邑志。余爲先大父明夫重建三元閣。葺夷光學繡處。蓮花醋坊諸橋。補入古蹟。先

愛荆居士之高行。如朱文恪公所敍。李罔卿君寶所傳。姑撮一二附隱逸。卽蒙如請。又濫及不肖之小賦。俚句。感何如也。縱橫河嶽之筆。應其不朽。

郡賢詩蒐獵數年。恐多挂漏。未敢命梓。承兄翁同調。吉光片羽。收拾無遺。真海底鐵網也。來翰領悉。當一一披對。以鴻篇壓卷爲快。尙有遺珠。惟玄宴齋頭。次第簡討。見惠可也。容晤不一。

社弟谷頓首

曹侍御石倉。爲續構李英華。屢垂諮訪。甚盛心也。第尙未竟。大觀是望。若此東。爲書輪妙。斲足重耳。賢郎初試奏捷。此瞬息九萬之兆也。弟忝四世通家。深羨服德門餘慶。於今日發軔矣。聊具芹私。非敢云賀也。希笑納是禱。

樂卿仁兄侍史 弟孟超頓首

萬歷中來。吾郡書家。首推高元雅先生。而擅其傳者。爲長公公玄。與季季仙。及元雅之仲嗣。王氏者。子逸子由。父子在。稱鐵門限也。惜子由季仙俱蚤世。猶賴老友公玄。筆陣益雄。向爲兒淵下帷。其先靜村公。又爲吾荆翁師。真可稱四世交。如斯牋所云。永永不替耳。娛墨居士。磨松皮硯記此。

玉臺翰墨餘芳 係萬歷閒人。嗣未經贅。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啓赤霓翔。冰簾漾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蜃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煙。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屑。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黃衫

子翠羅襪。晏香鳴箏。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危壽。啾啾白麟。天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
右天上謠。

東海徐媛小淑氏

鳴蟬寂無聲。閒夜涼颯發。薜荔覆檐楹。葉際見孤月。流光入房櫳。徘徊照華髮。撫景一長嗟。終古誰不沒。
棄世學神仙。徒勞鍊金骨。

寒山趙氏陸

平原內史

華袞輕於一字褒。儂家姊妹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浪得虛名動彩毫。廣陵雲濤煙鬢氏

花淺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囀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閨一倍使人清。適楚月液纖黛氏

倚窗得聽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女姁妹。告借秋鴻新譜。特遣婢子顧影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

附正。雲鬢月面兩相宜。濤作秋波液是脂。吾見猶憐而況若。江妃漢女莫猜疑。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

容錄正一品題之。

眉社女弟張徽卿

柯亭內史

計都門分袂。抵家無日。不思念賢姊。暨令媛輩。想吉人有天相。自多獲福。爲慰夏初。準望吾姊東歸。妹在金閨奉迎。以傾積懷。近聞吾姊爲太君納寵。德望斗山矣。茲因鴻便。聊附八行恭候。

歸楊門吳氏斂衽

近代名壺。以書表著者。吳中爲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卿子。清漳爲柯孝廉配。張徽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濤。月液。與余清瑤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舞鳳。豈僅鸚哥嬌也。清瑤亦有贈言及濤液。其一云。

妙樵樂毅衍波牋。鐵畫銀鉤字樣圓。姊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煙。更婁東楊棘丞夫人。尤與清瑤子善。別後發其郵筒。穆若清冰瀉玉壺焉。時秦淮女郎楊蕙孃曉英。精黃庭小楷。沙宛在彩姝。擅蘭亭。郝藝娥婉然。工宣示。楊叔卿婉素。喜作麻姑壇。潘髻稱得其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而吾禾有十三齡女童徐範。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爲沈伯姬鳳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入石。徐媛跋有云。筆彩芳生。墨香含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自慊每草搨。便作凍蠅。其推重可知矣。伯姬妹瑤華。詞翰亦佳。惜咸蚤世。月香居士徒搨琉璃管。追之耳。又范夫人爲清瑤書五言於便面。別號無爲道人。尙憶兩句。扣齒風雷響。挑鐙日月光。落筆灑灑。應是墨池仙子。

鴛水定香居士玉識於書帶草窗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九

禹碑文刻古逸書

嶽麓山頂巨石。上有禹碑。郡守潘鑑始搜得之。凡七十七字。其文皆古篆不可識。昌黎不能索之。岫巖而疊峰。乃得之。嶽麓焉。豈神物顯晦有時耶。石鼓不得專奇矣。茲以字畫模黏。稽古者類有遺恨。故勒貞珉。原本暨沈楊二公音釋。附錄於左。以便後之君子考鏡焉。此跋見長沙本。

王弼州以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昌黎歌科斗拳身。雍倒披鸞。漂鳳泊拏蚪螭。是書之形勢焉。銘辭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楊用修所謂龍畫榜分螺書扁刻。不啻倍蓰嶧山瑯琊也。玉述。

石鼓文 王文莊公辨·古逸書僅載鼓文·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寘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宋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知鳳翔府。使向傳師求之于外。偶之田舍。覩春梁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易以他臼。于是十鼓復完。徽宗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寘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取中原。乃輦至燕京。皇慶癸丑。始置國學廂門下。我太宗既即位。建都于燕。國子監仍元國學舊址。石鼓在焉。

按石鼓至唐始顯。自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以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左氏有岐陽之蒐之言。以爲成王之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爲李斯嶧山之罌刻字。岐之懸隔。歐陽永叔謂非史籀不能作。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刻。然永叔以爲可疑者三。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其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實千有九百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爲文宣之鼓也。其疑如此。趙明誠金石錄。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以爲確白者。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愚以爲石之麤者。決難刻字。雖刻亦不精好。且易壞泐。況石鼓今在國學。予所親見。雖若堅頑。而質理不麤。使果麤也。文豈能細。刻豈能淺。其刻又豈金所能填哉。卽不堪他用。戰攻之際。用爲礮石。豈不可乎。明誠之言。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

余嘗讀北史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帝爲相。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

畢至。乃命綽作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廢帝之事。魏史柳蚪執簡責之。周文帝令太常盧辯作誥。以喻公卿。其體亦類前作。蓋俱倣尙書也。周本紀。魏恭帝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史臣謂周文帝恒以復古始爲心。而在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又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丑。狩於岐陽。三年九月。又自原州登隴山。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之事。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倣尙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況武帝天和九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則獵狩大典。依古典賦詩。以刻於石。理亦有之。且武帝既有岐陽之蒐。復有露寢之賦。則石鼓必作於武帝之世也。獨字畫古妙。謂非後人所能及。此固然矣。然自古性命神化之學。至宋大儒遂窮其奧。字特一藝耳。苟耑精爲之。豈難至哉。昔銀工婁生平。墨本前人題志。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劉靜脩獨謂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工。亦何不至。是可見矣。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鳳翔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吳季子墓碑。以爲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者已悉辨其僞。況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頊。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世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始於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有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

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焉。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其吉日癸巳以下。皆因秦而作。而妄假古人者。然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有以先之爾。隋周相接。而不識其文。或偶失之。或貴耳賤目。以爲尋常。昔吾子衍所謂二徐字跡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之意也。馬氏之說。眞爲不可易之論。雖歐陽公數疑。可以立決。然則韋韓以下諸人之見。豈非皆出於臆度乎。

宛郡王鴻儒懋學著

余在歷下。得王文莊辨岐陽文甚昭晰。乃楊公士奇云。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耳。亦久遠之驗也。斯言得之矣。玉述

壇山石刻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閉重巖絕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佑置之廳事右壁。至元己酉。鐵冶提舉劉恭。移石還壇山。乃余家所藏陸廣畫。其嶺端篆書此四字。應是壇山圖也。平陽玉子。識於錦研齋。

詛楚文

有秦嗣王。欲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蕤。布懇告於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

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善。親仰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宣奢競縱。變渝盟制。內之則虢虐不姑。咸巫亞駝本並作臯。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櫛棺之中。外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不顯大神亞駝。之光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誼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之卹祠圭玉犧牲。遂取吾邊城新鄩。及抑長教。吾不欲曰。何今又悉興其衆。矜張奮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境。將欲復其賧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輻輸。棧輿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也作殿。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不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欲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詛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閒用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詳在董道書跋。

嶧山碑 玉筋篆。一行十字。字方二三寸。

秦相嶧山碑。當時卹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刳缺。唐人嘗取舊文勒石。然碎碑未絕。好奇者猶有搨本。可求其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妙也。

程邈篆書

張懷瓘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此邈篆四簡。簡十二字。蟻區應勢。筆力常有餘。故在雲陽獄外所書。與李斯相頡頏耳。

華山碑隸書

西嶽華山碑。廣川以爲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瑋建書。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歐陽公謂集靈。惟見於此。黃長睿云。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是不獨載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何以云惟見此也。又升庵金石刻。以爲新豐郭香察書。疑東京無雙名。弇州謂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荀子訓。此何人耶。若其文爾雅可讀。其行筆殊遒勁。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蔡邕石經

蔡中郎鑄七經于石。纔三十年。而兵火損壞。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僅半。周大象中。詔徙經于洛。爲軍人破毀。有竊載還鄴者。船壞多沈失。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國學會亂。用作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

攷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閒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路人氏。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猶得石經十餘石也。

皇象天發碑

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與漢隸殊異。不用批法。而跳跋平硬。盡去棊算對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自在焉。

急就章

元章書史。皇象有急就章。唐樞奇絕。當葉夢得時。再經摹搨。國初宋仲溫又刻石。僅存其形似。廣川以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王元美謂章草隸之分變也。自伯英。叔今草。海內爭趨之。章日以廢耳。

鍾元常帖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太祖。邯鄲淳。章誕。孫子荆。開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自槌其胸。因嘔血將危。太祖以五粒靈丹救之。及誕死。陰令人盜伐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望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我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窮過表。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青人巢王子識

開皇蘭亭軸江南後主所重撥證法。蘇易簡題。後有臣米友仁鑒定。司業汪達藏。

有若象夫子。尙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學樽。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瓊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于玉堂北軒題。

慶歷中。襄知福州。才翁爲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跡奇書亦多。亦傳樵善本。後於京師王渙金吾借觀。渙亡之後。凡七本皆亡。今覽是帖。不覺歎息。

蘭亭以起草本爲第一。末後空一行者。是有勳字圓印在空。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南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玉述。

神龍蘭亭序

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而蘭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餘如會稽本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內府所藏。有一百二十七刻。逮遞傳遞勒。何啻千餘種。宜乎攷論者如聚訟也。昔人以蘭亭詩序。爲書家六經。神龍本其璧中葩上物乎。

定武蘭亭卷 趙子固所藏落水本。

源峴子識

昔中原雲擾。定李生獲禊帖真刻。嘗以墨本投韓忠獻公。公索之急。乃摹刻送官。其後宋景文始得李本。藏之公庫。至薛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易之。蓋自韓宋以來。士大夫得之。是邦者。真贋已相亂。東陽周致肅。以此卷相視。題識由高平范公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識真矣乎。

鄜劉汶書

薛紹彭自爲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所寶惜。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覲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之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子山聞諸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搗蓋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爲李本何疑哉。

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箠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及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並非。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其後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亭繭紙。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爲搗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

本旣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稱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閒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離矣。此帖上有范文正公米南宮題識。知爲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自後流落靡常。不能必其次第。中間雖有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彞齋字印。卽不敢意爲之說。然其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宜爲定武初刻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漫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洪武十年夏六月十又一日。金華宋濂記。

玉堂學士

天啓壬戌禊日。程友季白。招品新茗佳種。出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疇齋。趙子昂。文衡山。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弦顧曲。至夜分。誠暢敘勝事也。桃花潭水人。何玉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上有王曉印章。

彥升家祕。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錄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趙子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冷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

端平三年。僅禊後九日。千巖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旣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

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卽一刻也。但五字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幾損五字。句。及與吳義士相校段。

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末南渡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旣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旣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閒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眞者益難其人。旣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展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同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蚤飯罷題。同前。

法書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

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閒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闈題。同前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益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時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同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同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蠶細燥溼。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同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丹虎陂。待放闈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宜和格古論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至大間。僕借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三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子昂。

右定武蘭亭禊飲序。當以此爲第一。真古今絕品。至元三年歲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謹題。

康里巉巖題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難得。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

句曲外史張天雨

自永和九年。至於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爲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爲第一。其真跡爲隋僧辨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爲第一。石晉時。爲契丹輩。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龜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弟獻於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

之。其石已亡。而碑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麤。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迥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恨。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爲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勿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爲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爲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爲罕見。不可得矣。惟此本凡十有六題。復對臨一本。可見愛惜之至。不忍去手。於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爲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前。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劫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一題。爲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家當爲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於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於吳城。如獲重寶。玩弄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寶之。毋爲富者財物所易。毋爲強者勢力所奪。真吾之子孫也。苟能專心摹臨。數千過。雖不能企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黃鶴山人王蒙書。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真跡。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薛尚書帥定武。求勿得。子紹彭於公廚見鎮內石。有賦在背。乃別刻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

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內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苕云。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副作一重樞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蕪。最爲逼真。太宗愛之。刻真學士院。後朱梁徒於汴。耶律氏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殂。棄此石於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鑄以進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於庫。非貴游舊交。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閒。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之。取以獻祁。爲龜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東薛珣。出牧定武。重摹於外。以應求者。自是定武有真贋矣。珣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暗剗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月。虜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獨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於火。又有以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祿。是定武絕迹矣。余再攷之。得康伯可云。舊

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嘗從虜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贗刻類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跡。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爲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

杵蘭主人玉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爲肥不賸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蔡山父云。予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閒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於寶晉齋。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爲汪丞相遼藏。而季路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或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焉。余更見賜潘貴妃正本。弇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爲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楛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更臨。故楛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爲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爲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文。父子三人逐字撫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改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

品蓮采供韻齋官窯唾壺。歷小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耽此道者。

蘭上里墨王侍者玉再識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 僧茂隆作圖於紙上。

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於三衢之傳舍。傳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丑。孫觀覽於桂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
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

嘉興後學俞鎮伯真父
白文。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
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鑿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宋僧隆茂所畫蕭翼賺蘭亭圖於後。誠爲佳玩。

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傅朋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爲人所傳玩。況二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爲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考十卷。最爲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當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偏旁者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於此者蓋少。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鏡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墨亦異。以白石所論偏旁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後跋者七人。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辭哉。

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斷。六七八行爲裂本。亭到幽盛游古不羣殊。爲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爲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爲定武瘦本。至南宋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搨。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爲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推官邯鄲摹家藏真定武於石。爲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卽一定武。未易殫述也。玉水識。

又別本蘭亭姜白石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

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刻本。刊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有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贋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令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尙如許。亦足以贖粉混之疵矣。

嘉泰壬戌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跋言白石蘭亭偏旁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點畫上湊頂。在字左人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腳斜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腳帶橫。是字下足。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及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下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又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云字微帶肉。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注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誤爲曾字。脫落添之耳。

封禺山史玉識。時獲觀唐翰林書人劉秦妹所臨禊帖。於修竹吾廬清泉白石間。

復州裂本蘭亭 卷首錢雲川作賺蘭亭圖。詳攷諸裂本。載重校宣和格古論。

鼠鬚注硯寫流觴。一入書林久獲藏。二十八行經進字。回頭不比在塵梁。吳興錢選舜舉

右復州裂本蘭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百十七種。褫爲十冊。此其一也。戊申歲中元日。趙

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侍。

宋揚蘭亭。以復州爲勝。蓋真定武乃瘦本。復州以真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有風韻。玉述

玉枕蘭亭帖 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存。

禊帖自褚河南縮爲小本。或謂歐率更亦嘗爲之。此本有右軍小像。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景定間似道專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也。金華王禕子充跋

玉枕刻。今在福州府庠。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古本蘭亭。余家藏禊敍。又有大草書。王元美所謂縱慢生穉。與右軍真跡不相似。獨於督策處。小近筆陣圖耳。

水玉磊砢者識

永和九年。王逸少爲會稽內史。時年五十有一。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一人。修禊禊於蘭上里。書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

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能及。唐何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本書最多。若干丈文綿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亭敘草。誠有神助焉。宋華鎮記聞。右軍上巳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跡。池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於朝。旣燒香致禱。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罌。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地。倏忽墨色見。任留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錄。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鎮云。鵝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鬣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寄興處。尙多靈異。而揣心上。豈無神助乎。若右軍自珍此藁。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爲子徽之派。舍俗爲僧。居越之永欣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唐文皇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藏。抑何重也。蕭翼之賺。殊多妙用。正見蘭亭奇祕處。尙論者。何必拘拘以史證之耶。夫宋之憲聖太后。猶嗜蘭亭不去手。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況文皇英邁風雅。食出千古。宜乎寢食與禊帖俱。故後人有玉枕之摹。如賈師憲好蘭亭。藏石刻至八千匣。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藝工王用和。以靈璧石刻於悅生。

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善乎。周公謹之言曰。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漱六齋主人再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十

古揚王右軍書樂毅論石本

舊傳樂毅論。迺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入昭陵。朱梁時。耀州刺史溫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閒。在宋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焉。迨紳子安世物故。轉屬趙立之處。其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一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原不會入壙。然聞樂毅模本。爲餘杭公主所珍耳。又董道以文皇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家。咸陽姬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香聞數日。則原書故在紙也。崇禎戊辰。改元長至日。得此付官奴本於項氏。爲墨林鑒藏。丰神奕奕。其整密處。足以鍼砭大令之放。蓋六本中之精好者。無論停雲餘清諸鐫懸絕。卽余家宋揚修內史本。褚河南臨本。亦逕庭矣。眞下眞蹟一等者乎。因名之曰咸陽香帖。

稿李城南汪氏玉識

昔西席高公玄見之曰。此右軍晚年筆也。蒼勁中每帶拙趣。且紙墨迥異。蠹紋斑駁。其爲皇祐以前所搨。奚疑。正鑒賞閒。曹友瞻明俄至。一觀此帖。卽下拜曰。願借三日。以釋弘景所論極勁利而非用意處。

攜去後。旋懇公玄致余。欲償原值。俟摹百本始璧。余念夙好聽之。究爲據舛之索。可勝悵悵。李太翁君實因云。樂毅論尊之者。以爲右軍訓子之式。詆之者。以爲六朝僞迹。出殷鐵石之手。至沈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兒淵好摹帖。余聊以是言解之。

石墨池外史砢玉再識

宋祕府黃庭經鑒定有金華戴良叔能跋。

宋諸名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辨其非換鵝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祕書始以逸少卒於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爲近。當時已誤有此書。則此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閒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以爲楊許舊蹟。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亦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有宣和紹興印章。想曾入祕府。且陶學士跋語甚詳。字比諸刻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玄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今轉以付余。亦楷法中第一等帖。自可寶也。癸卯上巳日。徵明記。

西麓堂鵝羣帖又爲鍾王小楷。

右黃庭西山初搨也。當西山完刻時。以黃紙印數十本。而京兆歿。其刻遂流落於星源潘氏。又數十年。爲

章氏孫氏。再後方入吾家。今以家刻與此本校之。雖先民矩矱具存。而字畫之間。不無肥瘦。具眼者自能辨之。青嵐道人識。崇幀庚辰小春日。金陵曾子與過余。出示。子與。波臣子也。有芒氏記。

孝女曹娥碑 倪雲林跋。已刻在停雲帖。不錄。

右軍昇平帖。未變鍾法。於露字初筆可見。逼真剋捷。此刻尤爲分明。當是佳本。張紳識。土行雲門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閱。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鎮。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鎮題爲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耶。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宋搨十七帖評攷詳格古論內。朱文公跋。及弇州四部稿。竹懶六硯齋筆記。

右軍十七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後有唐文皇押字者。爲館本。黃長睿云。右軍艸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

松巖居士識

宋搨聖教序 玄奘求法事與品題。刻王元美集中。

右軍諸帖。惟聖教序。在行艸間。極有益學者。近世文太史書法多出此。世爭購之。無奈殘闕失真。而全瓦始出。至不可辨。此本鑒定。宋搨無疑。爲唐君少夷家物。具見博雅。

王世貞

右軍書蘭亭爲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亡恙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爲尙有典刑。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踐徑宜其爲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

王世懋

右軍書法。近世最重者。淳化閣本。卽二王帖十七帖不能埒。蓋全在選刻之精。存真蹟也。今繆傳者夥。而閣本絕少。欲見右軍真面目。無如聖教序。其集字摹刻。皆出一時國士。視宋所彙集摹刻。高出數等。此冊尤是舊本。精絕之甚。當作書家上乘。具法眼者。展冊便得之。

周天球

義獻法書元人一十二跋。當代三鉅公續跋。

王右軍東方贊。大令洛神賦。後刻普通三年正月。徐僧權等。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朱異。

不學蘭亭貯屋梁。宓妃曼倩出裝潢。王家舊物存義獻。絕勝遺金發窖藏。商丘宋无。吳逸士萬象宋子虛翠寒

晉人真跡千無一真。往往皆唐人臨摹。唐摹旣少。米氏所謂石刻高者。可降真跡一等。此二帖紙墨絕佳。

借觀累日。得其妙處。汾亭石巖。石民瞻印

右王右軍東方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而自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閒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閒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似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歿。其仲子東字起善者。得諸故篋。卽成軸以襲藏。是亦以手澤之氣所存。匪特爲古人翰墨之重也。

蘇人錢良佑敬題 錢氏翼之

二王翰墨妙絕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尙王而少及鍾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贊。大令書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爲蕭生所惑也。

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於蘇臺寓舍。仲仁父

書法以隸爲楷。世謂之隸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隸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皆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波一拂。遒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艸法。漢魏風軌。燦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況得視其真蹟者。又何如耶。
顧復 顧氏 仁甫

弋陽山樵李瓚 李氏 墨印

還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頽仰疇昔。爲之歎息不置。
讓居

二王筆札。爲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繇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其書過父。至觀題壁。乃始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爲一。豈無意歟。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間

有二焉。亦不並色矣。

泮段天佑

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畫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后世也。近工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縱漢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爲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妙處。輒於似晉者。而輕肆雌黃之口。而於二王。其何傷於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度。自是絕塵。他日有訾晉字。或一見之。豈不媿汗浹背乎。至元二年丙子歲。夏五月八日。天台舒叔獻書。

兩帖古意渾然。與世俗諸本頓異。視規規然求其形似而無神情者。相去遠矣。蓋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要當以此評書。可以得古人彷彿。至正十有八年。秋七月廿六日。趙郡蘇大年。凝潤軒中題。法書家王右軍畫像贊。洛神賦。有矜莊嚴肅之象。今觀此刻。信然而大令以章艸法書洛神賦。尤爲奇偉。王君其寶藏之。

朱德潤題

谷陽龔先生子敬。爲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子孫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今觀起善遠祖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焉。展卷起敬。

濟陽生丁應榮

景仁

書法流傳晉及梁。石紋中斷象天潢。君家摹古家難在。松墨精微更世藏。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繼阿章。父子吳興生聖代。風流彷彿似諸王。

至元丙子暮春。重觀於起善齋。用宋李韻奉題。應榮。

二王真跡。宋御府所藏。合三百卅餘紙。靖康之難。悉廢於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於世者。去晉益遠。楮朽墨闇。莫辨真贋。而卒壽其書。流傳天下。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功。於是乎可貴。若此二帖。又二王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諸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詠遊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爲子敬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先生。挾此示予。城東之續古堂。因歎二王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吳寬題

山谷嘗謂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以其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又疑洛神賦。非子敬書。謂宋宣獻。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到。今觀此二帖。則山谷之論。其未然乎。必有能辨之者。王鏊濟之。

余生平所見東方先生像贊多矣。獨此本最爲古搨。而書法迥別。蓋北本與南派異也。大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行。世多翻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爲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年。況前此皆宋元有名人筆乎。跋至弋陽李瓚。而丁應榮詩尾云。用宋李

韻。知前此爲宋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爲人寶重如此。又三百年后入余手。那得不視爲至寶。寧但云下真蹟一等而已耶。嘉靖中吳中刻二王帖。選中洛神賦。從此本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卻。

萬歷丁卯夏六月世懋謹識

再閱所謂宋李乃宋无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亦當是宋末矣。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粟。而應榮復爲之跋耶。不然海粟父子寶是帖。已歷宋元二代耶。

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

王大令保母帖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

孟頫

攢破煙樓固未然。唐模晉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閨幕下甄。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黃求駟駿。書家自有九方皋。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閉重泉。慙出還隨劫火煙。斬惜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於項氏鵝羣閣。此碑乃獻之爲乳母書。手鑄於輒上。高尺一寸。闊尺五寸餘。前有小研影。書類蘭亭。約二百許字。輒已裂爲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茲僅錄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模。唐工所鑄。未若此本大令所自剞。承旨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公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其何之。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石刻荆門。來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真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

銘復傳人閒。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考古者。徒辨其非逸少書。若谿漁隱。以爲後人或同此號。蔡君謨云。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書。迺張舉本。與此本有異。而上皇山樵下作闕文。銘後有丹陽真宰四字。邵元本與此本亦小異。銘後有丹陽仙尉。江陰真宰八字。豈此刻有三石耶。是則考古者。所當鑒定也。

雲在遲玉識於洗鶴竹嶼

智永真艸千文。智永名法極爲難之七世孫。

永師鐵門限帖。以律召調陽爲真本。俗稱律呂爲誤。蓋艸召似呂。其義則以閏餘對律召也。楊文公談藪。以此文中闕字。太宗令王著寫足之。王肯堂太史嘗見墨跡。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絕與石刻不類。雲閒沈度學士兄弟。乃步趨此老耳。

方折子識

金陵栖霞寺碑。陳江總撰文。李沛書。莫雲卿藏。袁氏尙生。玉韻益。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栖霞二大字。圍徑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

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栖霞寺碑。乃陳李沛書。後爲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雨窗。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嬾。漫記於嘉趣堂。

九成宮醴泉銘續水汪氏鑿竊。

歐陽率更書。米海嶽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至佳。下真蹟一等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晉人論詩。不取楊柳依依。而取訐謨定命。遠猷辰告。以爲偏有風人之致。書得具此眼。應不置伯施信本於山陰廡外也。然必得宋精搨如此本。方堪游意耳。玉水其什襲之。

崇禎戊辰二月。竹嬾李日華。題於漱六齋。

九成宮卽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導地。得水而甘。敕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伯施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如此。弇州謂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爲合作。眉公以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余未墜地時。家甫得之於項氏。其閒缺字。聞爲文徵仲所補。裝潢又得文氏善工。尤足愛也。硯玉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碑刻尙存八百餘字。世無翻本。隻字皆珍。

大德十一年。倉龍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盧摯。與友人太原劉致時中。醴陵李應寶仲仁。觀於宣城寓居之疏齋。

唐貞觀閒能書者。歐率更爲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時中袖此刻見過。爲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歐書世所傳者。九成宮碑。邕禪師塔銘。見者或鮮。嘗觀宣和內府所藏荀公會帖。瘦勁精妙。與此帖殆無異。宜乎爲世所寶也。至順龍集壬申十月初吉。迂翁。

雲中趙世延德敬父。觀於金陵之筠雪齋。

歐書遒勁清古。後世所師法者。邕禪師塔銘。又爲之冠。石刻羽化已久。江南故家。閒見二王本。皆未見此本之妙也。爲報自然。宜什襲藏之。雖有黃金白璧不可換。至大辛亥。窮臘十有二日。如是翁聊城周馳景。遠書於金陵之寓舍。

吾家率更妙墨。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模鑄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

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此碑蓋書於貞觀五年十一月以後。九成宮銘。則六年四月也。不知孰爲後先。而此碑尤精絕。視九成宮。又爲藏鋒。豈一時之刻者。自有工拙耶。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三月初吉。蜀郡趙端題。

歐陽率更書。姜白石以爲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尙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爲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

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巉巉書。

此帖之妙。不獨書法。模勒之工。亦非後世所及。近年趙文敏公。書法爲天下第一。而刻者得其形神。百無一二。則知今古之殊。可歎者多矣。今日卽使歐陽信本復作。豈易得此刻工耶。至正改元。二月旣望。揭傒斯書於京師樂道里。程文憲公故宅之西軒。

趙子固評楷書。以化度寺九成廟堂三碑。爲古今集大成。舍是他求。是南轅而北轍也。今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其嚴勁縝密。神氣深穩。始悟子固之言爲然。況模搨之工。如此本者。尤難得也。王沂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唯邕禪師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濂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勻。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搨。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銘。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眞品評於其間者。凡數人。濂尙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於左方云。

洪武八年七月十五日金華宋濂記。

皇甫府君碑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然於逝者未免有黍離之悲也。乃吾家所藏此帖。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較重模石本。又逕庭矣。

平陽紫源九裔玉識

虞恭公碑石在陝西邠州宜祿巡檢司。

率更書溫虞公碑。爲真書第一筆。學者率先學此。弇州謂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謾謾松風矣。余家舊藏此揭。缺落過半。至字畫遒勁。不在醴泉化度下也。

樂卿父識於雪巢

夫子廟堂碑

陝刻有孔子廟碑。是宋僧夢英篆額。夫子廟堂之碑。是虞永興真書。唐人絕重之。以爲青箱至寶。昔人有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翦開字字賣之。罄鄉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之好淺深。今余所得虞本。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決非五代王彥超重刻。宜字字珍之也。

玉水識

破邪論序

虞伯施世南書跡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論序。大者夫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巧奪天工。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踐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亢不假借。豈非二義互讐。各精護法故耶。

瑯琊王世貞題

褚登善書陰符經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艸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皆踰黍米。而皆絕妙。又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爲定本。蓋據歐陽本也。

弇州山人識

褚書聖教序記

余家藏褚河南聖教序。後題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婉媚遒勁。波拂處。蜿蜒如鐵綫。蓋善本也。又本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又本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未嘗生及龍朔也。遂良於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尙書左僕射。是

余家所藏本爲原刻無疑。乃三本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之不同也。茲豈石才叔蒼舒所得者耶。文潞公愛翫。令子弟臨之。出示坐客。盛稱公者爲真。才叔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客赧然。余今有類是矣。玉識。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后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口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斷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董道跋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閒。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艸中鳥迹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筍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爲俗人言也。

玉家有是揚。正合元美跋。尚有通書摩利大王經也。

孫過庭書譜過庭官至率府錄事參軍。

昔人謂孫參軍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艸書難讀也。又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蓋落筆喜急速。要是其自得趣耳。董道云陳留孫虔禮好古博雅工文詞作艸書咄逼義獻尤妙於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能善臨摹往往真贗不能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則似真可知矣。其書譜凡三詳弇州跋中。

平陽千頃生識

宋搨孝經八分隸書。注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艸書。字方三四寸。甚妙。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邠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慚慨。

元美

玉得此刻於高明水。今以之易綠端買硯。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碑在良鄉學舍。黎祕書嘗託邵長儒物色之。已裂爲柱礎。委榛莽中。李宛平輦嵌縣壁。顏其齋曰古墨。然雲麾碑有二。其爲李秀者。僅存二百許字。餘漫漶不可讀。此爲李思訓。以畫名者。而碑辭絕不之及。蓋古人以藝爲諱耳。王元美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好酒。骨青。竟爲

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適。

峴山子識

陳州刺史李邕書東林寺碑有重摹者。

趙子固以北海學子敬，病于欹側。董玄宰以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觀是刻與娑羅樹碑，有出奇不窮也。樂卿。

前陳州刺史李邕書岳麓寺碑論邕及得罪顛末。悉元美四部稿。

李括州寫碑，有八百本。獨岳麓最勝。松雪亭林碑，悉力摹之。三鼓而氣衰矣。董思白嘗語余曰：碑版文以李爲宗，則方正而有姿韻，信然。

陳繼儒題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麾娑羅之上，岳麓之下，眉公。

括蒼太守李邕書集有道先生神道碑

縉雲記：葉法善隱松陽卯酉山中，嘗爲其祖葉國重求郡守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今余家所藏此刻爲舊搨，逾逸豐美，可冠李書諸碑。未行作數點，傳是其魂寫至此，聞雞鳴欲急去，故怱怱掇筆耳，亦異矣。昆飛居士汪砢玉識。

張長史郎官壁記

董道稱此書隱約深巖，筋脈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弇州謂旭以艸聖

名其楷法。獨郎官壁記爲最。所藏九成廟堂化度廩公諸楷帖。皆辟三舍矣。此刻爲重樞。董玄宰云。張伯高郎官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艸必自真入也。

有芒氏叢書

宋揚顏魯公書華嚴經卷首有羅氏世家印。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幸周副老艸不悉。真卿頓首和南。
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鄴王書府藏記

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於玉堂之署。

右魯公書最佳。頃年長安見於羅鄴王之猶子。今復舉以遺余。自此當永祕巾箱也。范質

曩蒙示魯公真筆。歎服不足。輒書短句。莆田蔡襄。

魯公筆跡世無倫。棗木傳摹多失真。沙河千言宋開府。潁川八段張敬因。華嚴勝會見寶墨。澄師大德彼何人。錦囊玉軸勤愛護。猶可流傳五百春。
嘉祐元年十月膝軒書

顏書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岑助撰文。徐浩書額。

石刻在西安。天寶年間。僧楚金建塔行法華懺。前後道場。感舍利凡三千七十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降一百八顆。畫普賢變於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

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卽現寶塔。空中贊美。蓋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耳。弇州以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公書如東方朔畫像家廟碑。則天骨逾峻。風稜射人也。十種加

成信者

顏平原與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思道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無款。思道一作子期。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跡。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跡二卷。易得于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顏太師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跡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贈告。明甫告。

并此八本。觀於此書。端可爲鉤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張晏 蓬山 端本 襄國 張氏 皆朱文
私印 彥清 家傳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也。余平生獲見真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詩云。桃源在何處。乃見世道汙。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後代。況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剪禽之快。亦知夫唐燭未息。歟。史侯處厚。尙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尙哉。錢塘白珽謹題。
白珽 滄淵 子 玉父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真卿。字清臣。書劄中使帖。真跡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冕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位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

墨跡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艸。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告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告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開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淨几展翫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嘗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堂。張彥清重題。

早來左顧。恩恩不獲款曲。甚媿承借顏公帖。適歸僕馬遑遽。不及詳閱。姑隨使馳納。他日入城。更望帶至一觀。千萬千萬。籤頭亦伺後次。不盡。徵明頓首。中甫尊兄。

鮮于伯幾題祭姪季明文。天下法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傳。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余所見顏魯公真跡。爭坐帖前半。鹿脯帖。自書告身。朱巨川告身。皆喁喁未暢。及見劉中使帖。拳大行艸。書青紙上。忠義之氣。森然橫入。始知世閒自有此真物。非可僞襲者。法書中神品第一。後元人跋亦佳。文徵仲一簡。大得此帖筆意。其中帶字。亦作一行寫。於此見古人真趣。

眉公居士

顏尚書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論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

至行香止爲項又新所藏。又新出以示余。故搨本也。廣川書跋稱是顏書之烜赫者。弇州謂草稿耳。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爲文。從容中道者也。樂卿父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

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折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汎瀾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卽爲妙矣。

公權

柳尙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襍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其昌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周越諸跋俱刻帖中

三帖迺游絲筆。篆回悅渺。中有挽強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董道稱其真出鍾艸出張。真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體製該備。迺出唐諸子也。

越函裔玉識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逾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瑯琊王世貞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爲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千餘字。凡坡書撤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平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鋒銳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爲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爲之慙然。

羅池碑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迺字畫遒勁古雅。是公書中第一。宜海若之效靈。而銘辭爲柳子厚。其英勃之氣。自作神明也。若坡公書表忠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碑。亦婉潤可愛。

醉翁豐樂二亭記

蘇玉局壁窠大書出顏徐。結體雖小散綏。而逾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偶剏新樓。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便成捧心。被能於押字處用古韻。差可觀耳。

馬券帖 太平清話。以石刻在陸宜公書院。舊爲嘉興縣學。

子瞻以天廡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索千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黃魯直中興頌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蓋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留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山谷念之耳。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爲海內三絕。然文篇法旣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絕也。黃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恠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米南宮天馬賦

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送。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齧。滕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真跡向曾在余家。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

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穎秀可愛。然結法旣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勢能扛鼎。教字元暉。

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吳興書赤壁賦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豐碑大碣。螭首龜趺。要多非其至者。須於閒窗散筆。有意無意閒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中閒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胸中無卍字骨。今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然矣。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近俞允文。絕不稱號。忽刻一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七姬帖

七姬誌銘。爲潯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太奇而不

情。楊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真漢廷老吏也。

豐考功筆訣

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傳以己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口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其書自古鐘鼎籀篆。及小楷行艸。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世貞

